



歸巖集

智

行狀

卷五

20  
3180  
4





門~20  
3180  
卷 4

歸巖先生文集卷之七

行狀

旅軒張先生行狀

玉山張氏祖於金用在高麗為三重大匡神虎衛上  
將軍歷十一世有正憲府尹諱安世嘉善左尹諱仲  
陽司憲府掌令諱脩縣監諱俱是生諱承良即先生  
高祖也曾祖諱後 贈承政院左承旨祖諱繼曾  
贈吏曹叅判娶文化柳氏叅議仁濠之女考諱烈  
贈吏曹判書妣星山李氏 齊陵叅奉彭錫之女三  
世之贈皆以先生推恩也先生諱顯先字德晦旅軒





其號也始判書公生一男九歲而殤晚而無嗣參判公深憂之每夜澡潔拜禱于天先生以嘉靖甲寅正月二十二日癸亥未時生于仁同之仁義坊南山舊第是日紫氣滿庭人皆異之參判公喜曰大吾門者必此兒也幼時岐嶷後偉迥出凡兒七歲始學文母夫人或加訓誡則輒拱手伏地聽訖始起八歲遭判書公憂已能持喪如成人食素終三年至九歲母夫人泣而語曰汝既失嚴訓苟欲慰汝母心者不可不學遂令就學于善山廬上舍守緘上舍先生姊夫也一日鄭新堂之子慤至其家見先生嘆曰平生未嘗

見如此偉器因曰吾何以贈之上舍戲曰苟欲相贈雖乘馬亦可矣鄭歸即脫送先生謝還之十二三歲日有成就之益以母夫人無子弟侍側且為學唯在自力歸家侍奉不復就師鷄鳴盥櫛衣帶問起居退處書室端跪讀書每進食輒侍餐夕就竈突適冷煖之宜自定後復業沉潛夜深始寐日以為常膳拜祠堂不廢風雨朔望節日凡奉先之儀皆請於母夫人一遵禮制早喜性理大全及覆玩索有所契悟嘗作十帖書一曰會真二曰一原三曰俯仰四曰中立五曰傳統六曰載道七曰景慕八曰傍搜九曰遠取十



曰反躬書其末曰能做天下第一事業方為天下第一  
一人物名其帖曰宇宙要括蓋渾淪無朕之原太極  
動靜二氣五行四時造化鬼神之妙性情道德三綱  
五常禮樂教化之殼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  
有宋羣哲相傳之統三墳八索九丘五經河圖洛書  
八卦九疇先天後天之學純臣忠臣義士隱逸人傑  
文人之類道法仙佛陰陽術數老莊揚墨之流天覆  
地載山高海深和風時雨秋月寒水嚴霜轟雷生龍  
活虎松栢金玉之取象謹言敏行日乾夕惕靜存動  
察博文約禮之要法無不具括並包於十帖之中于

時先生年甫十八歲而其體段之宏博已如此是歲  
與門徒建議每朔望聚宗家參拜七代祖畫像會宗  
黨子弟講讀課製俾有成就癸酉始冠嘗赴安東都  
會考官見先生儀表特出於多士引問姓名相與嘉  
歎又赴清道夏課以豁開雲霧見青天為題蓋指顏  
子具體而微也先生製中有見天而未到天之勾考  
官曰此非俗儒出口入耳語也自踰弱冠威儀嚴格  
又不喜言笑專精學業探討蘊奧循下學上達之序  
究天德王道之要尤喜易學至忘寢食者有年二十  
三歲以才行卓異被薦已卯聘夫人鄭氏西原大姓



贈左叅贊适之女寒岡鄭先生之從女也行親迎  
禮夫人既入門見先生親執母夫人供奉朝夕不懈  
爲之請曰甘旨之事我當主饋何用躬爲先生不聽  
許知樞潛嘗牧星州問鄭先生以好學之士曰孔門  
三千唯顏子得好學之稱此豈易得哉近有張某志  
學求道德性純熟異日爲吾師者未必非此人也辛  
巳中鄉群兩場癸未中別舉赴省試至忠州取木道  
幾不免臭載舟中皆失魄先生獨凝然不變衆服其  
定力乙酉鄭夫人卒庚寅後夫人治爨宋氏忠順  
衛淨之女未幾母夫人有疾沉重半歲不能轉側先

生與夫人扶持奉護衣不解帶辛卯十二月遭巨創  
守制幾毀是冬除典獄署叅奉銓曹不知先生在艱  
故也先是謙菴柳先生來蒞仁同剏吳山書院要先  
生爲長凡百措爲必與謀畫謙菴即西厓先生之兄  
也西厓因耳熟而心說之屢薦慈席其後嘗遇先生  
於亂離顛沛中使其子軫從先生受論語曰此人樂  
定確固渾厚沉潛它日必爲名世大儒矣壬辰之亂  
事機蒼黃詣祠堂歲主次瘞祭器負先夫人神主以  
行所持者喪服一楸易古文一部而已畏途避竄隨  
其所有雖饘粥必奠嘗有手錄云人有此身何從而



得之哉無父母則其能有此身乎形分父子而實一身也體分上下而實一氣也一毛之拔一指之傷尚覺其痛况可忍於其親之死乎此聖人所以衰絰以變其衣服饋粥以變其飲食苦塊以變其寢處涕泣以變其面目號哭以變其聲音憂哀以變其性情喪三年而復常者也然三年亦非所以自盡於人子之心而禮以限之既終三年則雖以虞舜曾參之孝尚無所致其情三年之制其可以忽之哉蓋先生不幸終喪於亂中不得備禮於死亾之儀故其痛毒如此干戈擾攘撼顛飢乏之苦實有人所不堪者而未嘗

以一毫苟且之物近之於身隨遇自安手不釋卷甲午春除禮賓寺參奉秋除齊陵參奉皆不赴入豐基之小白山尋白雲洞書院還省仁星先壠乙未特叙六品除報恩縣監門人鄭四震問出處之道先生答曰出處之義蓋不可以執一論也不仕無義矣而學未優則不可出也學已優而時不可則不可出也時則可而禮未至則不可出也冒進非義矣而時雖不可禮已至則可以出也學雖未優親已老則可以出也貧無以自存則可以出也夫冒進者不足道也而不仕有一不可一可耻者徒知潔身之爲高不知君



臣之大義一切無意於仕進者是所謂一不可者也  
中無自守之實外假自重之迹要以耀其名高其價  
者是所謂一可耻者也大抵仕學非二道也隨時應  
之道在其中要在不失其義而已九月赴任諭士民  
立約規以敦孝悌厲廉恥祛弊瘼伸冤抑勸善懲惡  
講禮勸學爲務尤致意於獎德行樹風聲使瘡殘餘  
民有所感發而興起焉就成東洲悌元祠及大谷成  
先生墓并爲文以祭之是歲十二月棄官歸邑民相  
聚遮道而不能留旋以擅棄有 拿命會進臣有以  
待士之道不當 拿問爲言者巡按御史李時發亦

先已啓辭就理全釋邑人立石以寓思丙申夏往尋  
永陽之立叢地幽而勢阻有泉石之勝鄭四震爲先  
生謀卜與士友數人先入爲叢中主人先生既至徇  
徕遊賞凡杖屨所及率皆命名洞曰尋真採藥招隱  
臺曰戒懼鏡心尚巖合流畫東避世潭曰浴鶴洗耳  
峰曰吐月九仞嶺曰產芝隔塵停雲含輝橋曰踏苔  
響玉又有釣月灘數魚淵小曾岑起予巖尚斗石休  
老壇煮烟林耕雲野勿窳井之號自是往來或終年  
居之名其堂曰萬活秋葬呂姊於星州蓋於亂中並  
其夫與子蕩孺而死矣至是先生竭力經紀皆還窆



其故山取幼兒育于家後又收崔婦女骸瘞于姊原  
丁酉南寇再逞避地于青松之凍谷朴大庵惺即先  
生道義交也先已來寓相與往來逍遙水石間轉寓  
奉化之道心村溪畔松蔭盡日開卷坐石常溫或作  
歌詞寓懷義皇以暢居窮自樂之趣已亥時事稍定  
始還鄉間舊宅灰燼無所依泊遂從姊子校理盧景  
任同往蓋其德行為先生所愛重也辛丑以經書校  
正廳郎廳承 召旨有慮爾窮居草野未備騎乘令  
縣次給馬之 教壬寅二月除居昌縣監不赴三月  
以經書誥解設局有乘駟上來之 命至秋又 召

皆不赴十一月除工曹佐郎兼帶校正始赴召叅校  
周易移拜刑曹佐郎冬還鄉修族楔定條約其所以  
惇宗講睦立訓垂戒為後日慮者纖悉周備皆可以  
防範世教矣癸卯除龍潭縣令不赴九月拜義城縣  
令始赴一以治報恩者治之有日省錄題其面曰公  
正剛明以立威慈詳惻怛以施惠也曰和易近民嚴  
重御史也縣多奸蠹政少寬貸纔三閱月失文廟位  
版先生以布衣就哭報知方伯待罪村舍造新位版  
奉安自劾而歸士民立碑以思之乙巳取從弟顯道  
之第二子應一為後戊申 宣廟昇遐望臨于吳山



書院光海初立除陝川郡守庚戌除司憲府持平皆  
不赴自是十餘年間天彝人紀晦塞且盡先生泊然  
無復當世之念時鄭先生連上封章扶植綱常重被  
羣小擠陷棲遑洛泗之間先生從之遊磨礪道義有  
充然自得之樂丙辰往問鄭四震之疾執手與訣及  
歿爲文以祭深寓痛惜之意庚申正月哭寒岡先生  
喪比葬亦臨與門下諸賢商確喪禮節目秋 神宗  
皇帝凶問至望臨于不知巖謂侍者曰東土之民父  
父子子得有今日者是聖天子再造之恩也不知巖  
在舊宅五里許洛江濱先生喜其名協幽貞之義卜

爲巖修之所鄉之士子爲營齋舍即進士徐錫年遺  
墟也徐於赴舉之日偶一登覽舡載妻子而來漁釣  
以終墓在後麓先生嘗命門人曰江山如昨故事茫  
然可一酌其墓以慰風月舊主癸亥 仁祖改玉省  
訪幽逸 降旨特召有曰聞爾學行言論足爲士子  
師範以駕轎上來十月除持平又特下召旨有曰國  
家若不崇信儒道何以爲國乎予頃在潛邸得聞爾  
以老成宿德又在林下欽思敬慕未嘗少弛于中予  
欲共議國事以駕轎上來先生上疏以未有踐履之  
實已到致仕之年爲辭 上優批不允六月特拜成



均司業降旨敦勉時朝廷爲待林下士新設是職八月又除持平旋陞掌令皆辭 宣旨勉諭亦不赴甲子二月又除掌令會有逆适之變 大駕南遷公州先生遂奔問路聞賊魁授首 大駕還都轉趨都下至郊外受本職詣 闕肅謝即引見 天顏溫粹喜動彩眉 教曰聞名久矣欲相見謀國事日望上來而屢召不至反躬自責今來造朝予心甚喜對曰臣累思稽謝負罪如山今遭無前之變不敢自安於家扶病奔赴未及行在 鑾輿已回纔到近甸新 除荐降一味惶隕無地自容 上曰予之願見之誠副

提學鄭經世知之矣對曰臣於路中獲遇鄭經世已采心聖意尤極惶恐 上命起坐曰嶺南素多義士今茲之變義旅多奮義穀多聚良深嘉悅對曰非獨今日爲然壬辰之變國家之得力於義旅者不貲此實出於人心之所同然也 上咨以國事先生對曰田野老臣何知國家事宜惟先定大機軸則多少節目自是措置中所爲耳 上曰何謂大機軸也對曰是在 殿下之一心惟奮發振作日新其心則必有其效 上嘉之因語及民弊曰毛文龍需索極煩責應雲委不得不取給於民故民怨由此日甚此可慮也



對曰民雖至愚寧不知此但前時色目今猶仍在以前日橫歛之色目責今日塗炭之餘生此所以少來蘓之慰有怨咨之聲也今若蕩滌昏朝色目則科外責應民亦知國家之出於不獲已也先生新從草野昵侪威顏周旋中禮敷對該暢左右諸臣莫不拭目既出陳疏乞退 答曰方以得賢為幸爾言至此心甚缺然若非爾之才德難以濟此艱虞勿辭察職命賜衣材米饌旋陞執義控疏辭謝因乞解職并論時務略曰去賊之本在於修德止寇之要在於安民修德安民之道不在高遠只在易簡而已易大傳曰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蓋天下之理必易簡然後理得而事順矣以今日言之尚恭儉而節浮華敦德化而省刑殺務簡靜而止煩擾豈非為政之要哉其機只在 殿下之一心躬先自新立志以誠則一誠之中百為皆道萬物皆所其驗廣且大矣 答曰疏中所陳無非嘉言格論予當服膺而力行但國事至此爾其勿辭體予至意米饌之賜欲以周急耳爾謝後又引見 上曰人心世道已至於此太平不可望若賴賢士之共濟則可期於庶幾而乃欲見幾而作予甚悶然對曰自古無不可變之人心亦無不可回之



世道此在聖君賢相相與有爲而已如臣者乃老病而退實非見幾而作也 上因語中外民怨先生對曰外方之民困於昏朝荒殘之政而尚未甦都城之民新經大亂騷屑未定以此互生疑貳若下惻怛之教以示勤恤之意則庶或定矣 上有人才難得之歎先生對曰人才固不可易得而自 上能盡作成之方則雖平人必爲可用之才矣 上曰卿言是矣而作成顧非聖帝明王之事乎先生對曰 殿下臨御一世何可推讓於古人乎帝王事業亦非高遠惟能自修己德者是也既出命賜酒遣醫審疾劑藥賜

給蓋先生屢以疾病爲辭故也特授工曹叅議疏辭不允以予當大用勿辭小爵爲批先生又上疏略曰伏見 聖批有大用之教臣恐識者或以此致疑於殿下之出言不自重也又恐真有當大用之才德者其亦輕誤恩而重其出也 優批不許遂謝恩宣醞且賜玉贄子 特命入侍晝講 元子送司鑰致語請與相見乃詣講學廳 元子時年十三以賓禮待之先生稱謝因曰竊聞 殿下講宋文公所編小學云此書中格訓嘉言至德善行實惟爲人之模範聖賢道德帝王事業都根柢於此願熟讀體



行之既出 元子送魚酒上疏告歸即出國門既渡  
江 命驛追至繼遣工曹即官宣諭于良才驛先生  
以承命不進為未安上疏陳謝 上勗以好還因送  
臘藥 命京畿監司給馬護送既還上疏乞遼 答  
曰頃者下去之時予誠意淺薄不得使爾動聽靜言  
思之有靦面目今若辭職則是予得賢之喜反成失  
賢之歎爾其體予至意勿為控辭待秋上來以副如  
渴之望八月轉吏曹參議不赴 命勿辭上來陳疏  
得迺乙丑八月除同副承旨又呈病 命調理上來  
行至善山落傷陳疏遞付護軍丙寅三月特授刑曹

參判諭令造朝時 上遭仁獻王后之喪先生方欲  
趨慰而又有 恩旨故扶曳入謝疏請解職 優批  
不許發授大司憲先生引七十致仕之典控疏力辭  
且曰今日之來非為從仕計也惟以 殿下在至痛  
之中而 召旨遽下於此時故不敢自頑於無動衽  
思趨謝 闕下旋乞鑄改而歸是臣之願也 答曰  
目今覺斯民者非卿而誰歟卿須幡然改圖勉補闕  
失勿為獨樂堯舜之道且所陳疾病必非膏肓足以  
行公本府自有多官卯酉赴衙裁決庶務予不望於  
卿也再疏不 允遂詣 闕肅謝累辭而造禮葬畢



因告歸之疏進建極之要略曰臣一生抱病今我國  
家亦可謂多病矣臣請以人身中去疾致疾之本皆  
在於一心者為說夫心者身之君也君者建極之謂  
也凡一身內外之官大小之用悉繫於心君故建極  
而其下莫不奉承其道極不建而其下莫不違失其  
職身之否泰於是乎決矣所謂建心極者方寸之中  
常存敬畏不自怠放不為物欲所拘不為邪說所惑  
內不自欺上不欺天外不欺人無胡思亂想不東走  
西馳氣魄凝定精神內守清明先大自有主宰者是  
也如是則七情皆節百脉俱順視聽言動不亂於外

誘筋骸肢體自束於天則真元完實和氣充滿風寒  
暑濕不能入魘魘不能犯可以却方書去藥石  
無所事在療治而病自不發永終天年此固心極之  
能建也若或心失其極而怠肆放情不自收拾昏塞  
本然之明廢失主宰之道則情不節而欲不勝脉不  
順而血不調臟不能藏其精腑不能儲其液耳目口  
鼻流蕩而不禁筋骸手足解弛而莫檢於是外邪乘  
虛百疾交作積而為癥癰發而為癰疽有或麻木不  
仁委身床席雖扁鵲在傍百藥俱儲亦莫能為之術  
矣此則心君不君之致也臣因此而思之人君之君



國也亦此理也心爲一身之君而身之內外百體即爲一心之臣民則人君爲舉國臣民之所心而舉國臣民即爲人君之百體也因心極之建與不建而爲百體之順與不順故觀臣民之有猷有守有爲而可以知人君建極之克不克也所謂建君極者亦非別有法也惟能盡己之性而爲表準於人也盡性次第其目有四曰學之就也行之修也道之成也德之純也德以道成而純道以行修而成行以學就而修則只是一理中事業也其學即大學之法是也學此學而百行在其中其道即中庸之道是也道此道而至德

在其中夫既學就而行修道成而德純則聰明睿智足以盡天下之理謙恭儉勤足以革天下之善寬仁誠信足以服天下之心剛毅簡重足以畏天下之情光明正大足以通天下之志如此則天地鬼神尚不能違况人與物乎治平大業位育極功都在於此此惟君極之所以建也臣竊以爲聖人之得位也幸矣既居其位則不思所以盡其位之道乎人君德業自有第一等道理所謂建極之極即此道理也能盡此道理者即二帝三王之德業也後之人君苟不以二帝三王之德業爲準的則豈不早哉心之所之謂之



志志卑則道卑道卑則事業卑事業卑則人心不服  
人心不服則隣國不畏天地鬼神亦不佑矣然則其  
可不致重於立憲之初乎爲治不法三代則皆苟而  
已矣堯舜人倫之至也唐虞三代聖治之至也誠不  
可捨此而求其次也夫帝王之心法與其德業與其  
治道無不昭載於經傳 殿下之日三接經席之儒  
臣其所以講明之者必不外此也第未知 殿下自  
察之則其持心也果與帝王之持心同其法其執德  
也果與帝王之執德同其業其爲治也果與帝王之  
爲治同其道乎今者立政機軸無轉移之日百僚無

振勸之意庶事無作新之驗四方無興動之效廉恥  
之風不作而貪污之習不除恭儉之化不行而奢侈  
之弊不革公正之道不立而偏私之害不去誠信之  
意不孚而傾危之俗未戢何也臣恐 殿下學有所  
未造行有所未盡道有所未至德有所未純而極之  
所以建者猶未到於十分地頭也夫極之爲義惟中  
爲大在心爲不偏不倚在事爲無過無不及是也然  
則偏非極也倚非極也過非極也不及亦非極也建  
極者須先無所偏倚於心然後能無過不及於事矣  
上特下優 批曰卿以碩德高才隱於叢穴聲聞



所及孰不敬慕予亦頃在間所飽聞聲名而未由聞道今幸同朝喜幸良深卿不以予爲無似以予連哀辛勤遠來惓惓陳列諄諄教戒卓異之論令人拭目予雖不敏敢不服膺斯訓以副卿之至意也哉卿頃暫弛歸思少留都下以慰予心予將有後命又疏陳不可留之勢 答曰視卿辭章心甚缺然卿意已決旱炎漸酷予不敢強請明朝欲爲相見卿須姑留今日以副予至意先生黽勉出肅即引見 教曰比日卿疏所陳予既具悉矣此外又未有可言者歎對曰天下之事有大本原大綱領所謂本原綱領者豈非

殿下之一心一身哉心所體者天德身所行者王道則忠言不期集而畢集善策不待獻而爭獻內自朝庭外至郡縣各出其誠各盡其心各效其能各展其才俱收并取而用之何患國政之不舉王業之不立乎此在 殿下心身上轉移之機而已又曰小臣之所仰望於 殿下者惟不怠廢朝時間所中慷慨自持之心不墜反正初奮發自立之志則幸莫甚矣彼時耳目所聞見無非無理之事 殿下十餘年悶默於昏亂之中此時之心顧如何哉既撥其亂始反于正則其位乃列聖所居之位也其緒乃列聖相傳



之緒也幾亾而纔存幾絕而復續則當時 殿下之志豈得尋常哉其敬天也必欲一思一念之無所欺其任人也必欲一善一藝之無所遺其愛民也必欲一弊一瘼之無所及其發政也必欲順天理合人情而無所違則 殿下此時之志又如何哉果能終始此志則臣民之幸也國家之福也又曰反正之後政令科條似無不舉而惟於教化之政一無及焉此誠大欠闕者也今號牌之令已頒於國中大小人名目皆載簿籍若於此時專以軍丁之急括賦役之豐入爲第一件事則非所以慰悅民心者也又非所以政

得其本也姑緩它務先行鄉約使知德義之不可不尚廉耻之不可不厲有以興起其愛親敬長忠君報國好善惡惡之心待其衆志稍定生業稍遂然後編之爲軍旅勸之爲賦徭則人皆知有身之不可無役而自安於分義之當然終無怨上之意矣 上曰卿出時須見東宮有所誨也將出 宣賜臘藥既出亦有賜因詣春宮 世子迎慰遠來之勞先生進言曰 邸下今年即古人志于學期遠大之時也既謂之志則心一於所之不爲它歧所惑直以聖神自期而必常有不爲堯舜則不敢已之意焉區區所望於 邸



下者惟此也及辭賚以衣資彩帛表裏 上又命給馬護送先生前後入京留滯月餘上自薦紳下至韋布填咽戶庭無虛時先生年齡已高而禮貌迎接終始如一日未嘗或有疲倦之意丁卯命本道賜歲饌封疏陳謝因胡變不果進先生與鄭愚伏同膺嶺南號召之命特出 聖簡也先生聞 命即就館舍移文列邑激勵士民義聲所播莫不思奮戊辰三月除吏曹參判陳疏不赴己巳閏四月 特下召旨曰卿以宿德耆儒志存兼濟當此艱危宜處朝廷以矜式國人而又居鄉曲不肯上來是予誠意淺薄禮遇踈

簡之致予甚慚焉即今節序清和行道無艱卿其駕轎上來以副予如渴之望病未就 召上章自列兼陳居敬立誠之道 答曰卿以宿德大老學行超倫上古衣冠足以丕變侈俗故予嘗敬歎每欲同朝而不可得此豈非寡昧誠薄之致也予欲以卿為上下矜式無使訓誨 世子而不欲責之以職任宜勿固辭須速上來以副側席之望疏中所陳無非格言至論予當服膺而自警又以沐浴陳疏浴後猶不得趨 召上疏因進言略曰臣之望於 殿下者不忘危不忘亂不忘亡也望在廷臣者能忘身能忘家能忘



私也人君有此三不怠然後乃可以盡君道也心豈容不誠身豈容不敬政豈容不公哉人臣有此三能怠然後乃可以盡臣道也其愛君者豈容不忠其輔國者豈容不職其奉公者豈容不盡哉 答曰首疏嘉卿愛君之忠所陳三不怠等語無非格言至論予雖不敏當與臣隣服膺而勉勵焉且卿之上來予日望之卿雖有疾不至如此之甚頃速上來毋負前言庚午四月拜大司憲不赴上疏言追崇之非禮略曰聖上以 宣廟之友孫天錫聖武而撥亂反正直繼 宣廟之統緒則其間一位之空勢不得不然也

然而以孫繼祖即繼絕之常道也以我 聖上繼宣祖豈可謂之空哉凡以孫繼祖勢或不得無者也若無其事何以有受國於祖或曾祖之文哉受國於祖或曾祖者其有禰位於 太廟予嫌其為空而必欲接入則豈道理之所順哉答曰自古為人後者猶隆所生以此觀之今日之事似無不可矣壬申又拜大司憲不赴六月間 仁穆王后喪舉哀成服擬赴禮葬而病不果陳疏進慰癸酉七月有法宮雷震之變應 旨進言略曰臣嘗見易經八卦中其有一陽在二陰之下者即雷象故卦名曰震孔子繫辭及說卦



傳有曰震動也有曰雷以動之也有曰鼓之以雷霆  
也有曰動萬物者莫疾乎雷也據此思之震是天地  
所以動萬物之常道也仲春之月雷始發聲仲秋之  
月雷始收聲則一歲之中三時有雷而雷之行於春  
者鼓動其生意也行於夏者鼓動其長意也行於秋  
者鼓動其成意也此豈非造化之神功生成之妙機  
乎必有是雷然後鬱者開滯者作塞者通倦者振頽  
者奮此無非作動之道也然則今日殿中之雷乃是  
開何鬱也作何滯也通何塞也振何倦也奮何頽也  
不于郊野山林而于法宮之中不于外間木石而

于殿上之柱闥則今日天地之深意果似專在於  
殿下也古人謂上天仁愛人君必降變示警則今  
日雷變之作亦豈非皇天仁愛殿下而然哉然則  
在今日恐懼修省者別有何道哉只存乎心去其欲  
而一其理事去其非而一其是物去其邪而一其正  
而已三者既得陽明之道則何患天心之不回後禍  
之不防哉又曰臣就周易六十四卦中特取其震卦  
或居下為貞或居上為悔者十有八卦別為一冊上  
之震之為用此焉盡矣而實有切於今日應變之道  
凡縷縷數千言其十八卦就各卦大衆論說雷之為



用不同而微辭婉意皆有諷諭 答曰省疏嘉卿前  
後惓惓之意孤自忝位以來非不欲策勵有為而才  
識不逮事與心違中夜無寐竊自愧歎所陳訓辭無  
非格言至論敢不置諸座右朝夕觀省是冬特賜存  
問且餽食物甲戌正月上疏陳謝並及自新新民祈  
天永命之道是月 特命超陞資憲階疏辭不允  
五月 除工曹判書不赴因疏陳好察通言執端用  
中之道 上優批嘉納之 元宗大王將祔太廟廷  
諍諸臣相繼被譴先生上疏略曰臣之所憂者不但  
天地之不交也朝議之未定也實恐 殿下心氣因

此大傷也程明道定性書曰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  
惟怒為甚夫以天地力量其發於雷霆者不過暫頃  
未嘗踰時者若久用此氣必傷元和此自然之理也  
人君力量雖異於恒人久留此怒有所偏重其有不  
傷心氣之理乎又曰 殿下之於所生所以致孝者  
既已盡矣而人且疑其過焉况復為之祔入太廟則  
在古無可據之禮此正所謂無妄之行也欲孝而反  
傷於孝為仁而反害於仁此正是非幾微之際而所  
當致精一之界分也 答曰卿念予傷心千里封疏  
其憂愛之誠人所難及也所陳入廟一事其是非知



之不難何以言之前代追崇則皆有兩考之嫌以入廟為未安容或可矣至於今日之事則無二考之嫌而廟闕禘位古今天下安有無禘位之宗廟乎今此別廟至於後世則尤極難便此亦不可不慮也 皇朝明察快降恩封禘位亦且空虛以 天子之命入祔少無未安矣今日入廟則 宣廟無嗣子而有嗣子太廟無禘室而有禘室情禮俱宜幽明無憾仰其勿為泛論更加詳察乙亥五日授議政府右叅贊辭以疾十二月間 仁烈王后喪舉哀成服丙子憂授知中樞府事 特下諭旨曰方今國事日就危難

予寡躬慄慄憂懼涉水無津罔知攸濟有懷賢德實如飢渴卿以一代重望遠處田野無以儀式百脩卿雖年邁必不愆國家之顛隳茲令本道造給安輜且給輿夫卿其斯速上來以副予勤企之望先生不得不扶病登道至咸昌病甚控疏繼以輔養元孫之道不由縣道使子應一直呈于政院疏入 傳教政院曰招張應一問其父氣力且問其父方在咸昌與否政院招問以病甚已歸入啓自 上封賜藥物先生又上疏陳謝因及時弊略曰古今天下未有朝廷不和而國家得為國家士論不一而教化得為教化者



也蓋宇宙之間一道一理而已自有此道理以來於人則善惡各爲一類於物則邪正各爲一類於事則是非各爲一類未聞兩善并立兩正並作兩是并行而此道此理得其本然也 上優批嘉獎十二月虜警甚急南漢受圍驚寔痛切至廢寢食以爲 行朝隔遠聲聞阻絕倡義勤王之舉不必待朝廷命今急呼邑儒文告道內以激之又自出力以助義餉及聞出城之報爲文祭先壙以告永辭之意退休山麓從者曰日已暮矣先生曰聖人不曰遲遲吾行乎今日之謂也乃入永川之立巖以其地濱東海遂有終焉

之志世之聞人君子以先生此舉爲處變之大節云既至更名立巖爲立卓巖以寓微意七月命門人製深衣八月十五日庚申寢疾九月七日壬申考終于晚昃齋享年八十四前夕有雷雨山崩之異訃聞上震悼爲之不御朝停市二日下 旨本道監司經紀喪事有曰張某賢良恭儉有上古之風予嘗敬重今忽卒逝心甚悲悼是月乙未發軔還仁同遠近士林從柩者五百餘人十二月 特遣弘文館修撰俞徽賜祭是月癸酉葬于金烏山東麓吳山之洞西坐之原新卜也會葬者三百餘人初訃至京之日門



生權承旨濤與都中士大夫設位哭臨壬午歲永川  
儒生請于 朝配享于臨臯書院鄭文忠公廟星州  
儒生又請于 朝從享于川谷書院程朱兩先生廟  
蓋永是先生遺躅所在星即先生外鄉而行李往還  
素為學子所瞻仰也又並享于金烏書院吉先生之  
廟其別廟則仁同之不知巖永川之立巖也影幘有  
三即門人金斯文應祖嘗倅善山今畫師寫真傳神  
者也分安于不知巖立巖及善山之元堂 孝宗乙  
未因筵臣吳竣建白 特贈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贊  
成丁酉又因筵臣吳挺緯啓請加 贈大匡輔國崇

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  
春秋館觀察監事 世子師旋請易名之典 上曰  
張某德行世所共知雖無謚狀可特贈太常議謚文  
康謚法道德博聞曰文淵源流通曰康遣吏曹佐郎  
金壽興 宣贈先生稟天地純粹之精鍾扶輿清淑  
之氣性質明睿體段夙成局量弘大氣像和樂有洪  
鍾大鑪之重有砥柱壁立之確遠而望之則喬嶽之  
崔崔也邇而即之則和風之習習也言似不足接物  
之恭也其中退然執德之謙也堅固策勵之志每篤  
於燕申之中鞭辟近裏之功不弛於造次之頃天理



人欲一鈞兩段義利得失毫忽必辨以至三省三貴  
九思九容之訓一皆體之於身心以一身爲道理之  
聚郭蓋先生之學不由常師得之妙契根柢乎四子  
歸宿乎六經不欲以一善成名未嘗以少得自足年  
益高德益邵而猶以耄倦爲戒嘗曰天地至大也吾  
人藐然也立乎兩間參爲三才宇宙間事禁無非分  
內當爲者何可苟此身現在之地諉此身衰落之境  
不爲之用力也哉聖賢書中有無窮義理無限意味  
未有捨學而能自得者也易古文庸學周子通書大  
極圖說伊川好學論明道定性書張子東西銘邵子

無名公傳等書中夜默誦循環不輟日必有課又將  
書之危微精一易之敬直義方中庸之戒慎恐懼大  
學之克明顧諟丹書之敬勝怠吉義勝欲從等語書  
諸壁間以自循省晚有意會處輒書諸冊目曰耄戒  
有曰如山不動不動之中有不息之功不動則不息  
者益強如川不息不息之際有不動之體不息則不  
動者益確也有曰敬敵千邪誠消百偽也有曰真爲  
萬善之宗一爲萬數之首虛爲萬實之府靜爲萬化  
之基貞爲萬事之幹清爲萬物之高謙爲萬益之柄  
儉爲萬福之原也有曰通天地契造化一古今貫事



物格鬼神化木石其機都在方寸中也有曰瑩瑩淨  
淨無纖毫私累浩浩廓廓絕一端私思綜綜貫貫萬  
妙無不通條條脉脉萬緒無不備其於事物則不追  
其既往而復有所留滯不逆其未來而先有所期待  
也有曰慈詳愷悌者隨其所處必常有敬畏恭勤之  
心隨其所觸必自有惻怛懇切之心此所謂吉人也  
險惡冥頑者其居常也必敢於褻天慢神而無所憚  
其有動也必至於傷人害物而有所忍此所謂凶人  
也若夫聖人則太虛之虛也日月之明也四時之序  
也鬼神之吉凶也即亦天地而已凡此無非晚年自

勗之功蓋自志學之年以至易簣之日無一日而非  
學問無一事之非修省也尋一線之脉躡千古之域  
洞觀物之眼窮造化之原雖其資品有超詣於人者  
而亦豈非探索之勤思辨之力有以致之哉其於易  
學少而玩好晚益沉潛河圖洛書多寡饒乏之不齊  
先後天方圓圖之氣化形化卦爻象象之用陰陽消  
息之理氣機闡關之妙莫不曲暢傍通作為圖說啓  
前古之秘鍵為後學之指南以至數家之學亦皆精  
解貫穿推極其至冠昏喪祭折衷禮家諸說一主文  
公家禮而祭之日前期致齋掛謝客牌于於門外饌



需米食之品俱極潔精躬自點視不以委於家人外  
家忌祀亦必歲致物凡遇 國恤未葬值私忌則只  
奠單酌不設魚肉三年內遇吉祭之月則只如節薦  
之儀不行三獻受胙之禮每歲季秋行禴事歲末祀  
土神常以地偏生晚不得遊聖人之門為歎凡所以  
景仰先聖者終身不衰時詣校舍必瞻謁於神門外  
先是本府校宇地勢峻側先生以為病力言於方伯  
啓請移建勅諸生刻期敦事有時躬臨指揮消吉移  
安不踰年而舊校因雨頽壓縫掖之士莫不以經營  
及時為幸焉常語子弟曰貽謨燕翼之道惟在遵守

義方修飭德行而已持已須要謙恭待人必主忠信  
容貌辭氣貴在和平和平二字實衆善之所由備諸  
福之所由生也至於伎心最所當戒今日一起明日  
又起遇事而作在處而作終為設險不測之人豈不  
懼哉天道酬盈人道忌滿挾勢招人招損必矣其在  
螺寡孤獨尤當矜恤此實吾心之本體也凡其訓誡  
專務實行不以詞章導子弟亦不以科目為之輕重  
也大司成公登第榮還以公服見之仍戒之曰人臣  
既已許身則自有分義今吾雖老且病只可往來相  
見不可一於退也古人書孰不益人而春秋一書明



於善惡心術之辨公於是非予棄之義事君者不可  
不讀也及其筮仕入京也作詩訓戒且命之酒曰詩  
中所言汝宜佩服勿墜蓋其惓惓期望之意無非事  
君之誼律身之方也教迪門徒則曰吾人自有真實  
事業入孝出悌言忠信行篤敬童而習之長而行之  
是也資稟雖美不學則無以成其美而不能自拔於  
科臼之中求名謀利之習又從而適之士趨之日卑  
無足怪也學者隨時隨處當有不輟之功若要事物  
斷時賓客靜處方欲專一攻業事物無時可斷賓客  
無處可靜惟在篤行之如何耳遠近士子全集鐘門

以至松都關西之士或數百里或千里而至質疑問  
難咸有飲河之喜爲文章汪洋大肆自成一家理達  
意暢人皆易曉游泳之暇輒命箎與從以冠童五六  
人徃不知巖巖畔臺上逍遙觴咏天和發露氣象冲  
融有上下同流意思以定心神寡嗜慾節飲食省思  
慮爲衛生之要道故屏去藥餌而氣貌充裕雖在八  
耄之年精卒旺達終無餒乏之色蓄於身者既厚而  
猶歛然未肯以自大也有而若無實而若虛常以韜  
晦爲心人不敢窺其涯矣至於撰述之際亦必屏人  
雖一家子弟不知其爲何事練祥之後始啓篋笥則



乃性理諸說也趙徵君任道歎曰出入門墻許多年矣今日始見先生之海藏也柳修菴疹亦嘗語人曰先生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環堵蕭然弊廬容膝而固窮安分之心自堅衣中緼袍蔽體蔬糲登盤而文繡膏粱之羨不入於心厭煩擾而喜簡靜尚恬泊而絕玩好悠然淡然脫略世累惟是君德之修否朝政之得失一念未嘗忘入有從都下來者則必詢扣壘壘凡於章奏之間動引君心以為出治之本蓋其忠愛之誠老而彌篤有不能自己者矣晚際昌辰荷 聖祖不世之遇契合之盛可謂千載一

時而卷舒行藏已有成算於獨見之地逮晚年東海之遯蓋已灰心於世務而其不處爰立之位至今為朝野之所深恨豈所謂道之將廢也命也耶先生所纂述有易學圖說圖書發揮易卦總說經緯說太極說晚學要會宇宙說及文集若干卷行于世宇宙要括錄疑侯質耄戒及遺文若干卷藏于家前夫人鄭氏生大賢之門閨相制行克稱內治有一女滴參奉朴晉慶生五男曰愔曰悒舉才行累官縣監曰悵曰澄曰愔俱有士行三女長適任景尹次教官李規士人曹夏英後夫人宋氏貞儀淑慎勤於組紉築盛之



供不以貪約而少懈先生八年卒應一已巳文科  
前成均館大司成以直道事 仁孝兩朝觸犯雷霆  
之威重忤貴臣之意雖以此不容於時而士類倚以  
為重娶都事宋先廷女生三男長錄參奉次鍵文科  
牧使鈺業文參奉娶元禎先君弘文館應教 贈吏  
曹參判諱道長女生六男四女萬紀進士娶郡守黃  
德柔女生二男幼萬重娶士人權斗章女生一女幼  
萬最娶士人魚敬身女萬用娶縣令柳千之女生一  
男萬益萬成幼女適進士安重鉉生三男適洪相文  
餘二幼牧使娶掌令宋錫胤女生四男萬元娶持平

李滇翼女萬善娶士人金宗滇女生一男幼萬盈萬  
春幼鈺娶士人安穩女生一女未行念昔辛未壬申  
之歲先生訪吾祖父石潭先生於梅院之絃第者再  
元禎方在垂髫獲荷撫頂其時所得見者唯是鳳翔  
千仞之儀春風一團之和而已若其懿德宏業非滅  
裂後學所敢形容其一二者而得於國人之耳目則  
有之矣謹參考家乘歷叙之如右以備傳史者採摭  
云

光州李氏三賢行狀

吾鄉舊有光州李氏三子曰弘器字伯容號容齋曰



弘量字仲容號六一軒曰弘字字季容號茅齋皆以  
儒行著名世稱嶺南三容一妹歸于寒岡鄭先生先  
生方未有室常曰不願富貴婿願入李氏門安有三  
子者之行而閨梱無範者乎卒委禽焉是時先生年  
甚少才豪氣逸於人少許可聞三子之風而愛重至  
此此足以知三子之所蓄矣其先在高麗有諱順官  
至判圖判閣歷同正諱恒判官諱林進士諱根宅隱  
君諱革副司果諱漢孫至訓練奉事諱樹聘固城李  
氏議政府舍人佑之女是其考妣也家于加利縣之  
高吞村伯仲以嘉靖辛卯一乳而生季乙未生奉事

公晚雖投筆少以文學為業善隸書且有識鑑謂兒  
子輩氣質異常蒙養不可不端命從表叔李上舍熙  
明承旨景明受學蓋二公謹飭有學行為士林所推  
故也奉事公初捷武舉從戎于合浦之節度營以疾  
暴逝伯仲時年十二奔赴數百里勺飲不入口號擗  
不絕聲節度判官暨幕府羣吏莫不傷感斂棺之資  
務令致精曰當使孝子無憾及葬喪具略備而猶以  
為不收多責贓獲人或以喪具稱家為言泣曰送終  
不獲自盡雖有贓獲焉用三年哀戚終始如一日季  
氏纔八歲執喪如成人母夫人生長禮家習聞義方



常戒之曰汝曹亦嘗聞寡婦子不取之言乎不聞嚴  
訓自行已志鮮不歸於暴棄汝曹宜加省念不以不  
義之名聞於汝母之耳則可謂孝矣三子涕泣受教  
各自刻勵以敦孝悌修行義為循省自勉之工程所  
讀書皆聖賢為己之學若繪飾翰墨從事舉業非  
其志也年踰三十始因慈旨暫試有司伯仲於隆慶戊  
辰聯名司馬榜不復入試園奉母夫人敬養備至其  
歿也廬於墓三年距家數百步而足未嘗一及門兄  
弟作室不別門墻寢食出入必與之同非有事故未  
嘗暫離故弟兄家皆備三子燕器隨其所在而供奉

焉一有出遊不返則必待歸共餐家有疾病愚故則  
晨夕不相捨以分其憂土田僮僕俱不分析同力而  
耕計口而食以終其世人不知某田某僕為某家之  
有尤謹於奉先之儀廟宇精麗不限工力前建一室  
左庖右齋凡遇時祀忌祭以及俗節薦享長幼男婦  
咸聚齋潔內外分職各責所事儀物條理俱有定式  
子弟年及紀者皆令與祭習熟奠獻拜跪之節曰此  
士君子周旋進退動作威儀之始於家者也每黎明  
盥漱衣帶謁廟而退相與陳說禮法訓誨子弟日以  
為常鄭先生每至其家輒旬月忘返金東岡金松庵



李玉山諸賢有時來訪留屢日方還曰綏入室便覺  
孝悌之心油然而生夫與吳德溪崔守愚朴大庵郭  
存齋爲道義交一時薦紳先生皆重其名以遺逸薦  
于朝仲氏授 恭陵參奉季氏超叙鎮川縣監皆不  
就伯氏已先卒矣縣監公一女年十九而未笄壬辰  
之亂遇賊不屈而死其家庭制行預養於平日者斯  
可驗矣鄭先生嘗謂三子平生言行關世教甚大不  
可使泯無傳焉將立言垂後而卒不果惜哉雖然今  
距三賢之世將百年鄉黨後學稱慕如昨日是豈無  
自而致歟吾生也後雖未及親炙於門牆亦嘗聽聞

前輩之論矣賢人君子之盛莫當時若也而內行之  
篤家道之正未始不以三賢相推重云噫人之於兄  
弟也原際同其憂填荒其其樂者亦難矣况知有兄  
弟之身而不知有其身者一家而得三人焉此豈非  
難之尤難者乎鄭先生之所取宜在於是也伯氏以  
壬午九月七日終享年五十二娶星州裴氏別提垠  
之女生三子露簾尊仲氏壬辰十一月八日終享年  
六十二娶完山李氏忠義衛讓之女生二子蘭貴蘭  
美四女適郭樹李重茂鄭銑河弘晉季氏甲午十月  
十五日終享年六十娶晉州姜氏參奉灑之女生一



子爵累官至折衝副護軍銜一子命龍進士二女適  
參奉張慶遇士人成昌考簪二子命夔命益蘭貴二  
子命稷光彥二女適李震英曹時子鄭思周蘭美四  
子光英光獻光挺光碩四女適慎含章許時興金壽  
崙金一柱舒一子命龜二女適進士金以亨左議政許  
積命龍之子曰長亨以亨命夔之子曰泰亨允亨景  
亨命益之子曰世亨命稷之子曰景晞光彥之子曰景  
籟景裕餘三子幼光英之子曰景膺景觀光獻之子  
曰景燾光挺之子曰景東餘三子幼命龜之子曰斗  
樞斗晶斗南內外曾玄孫并皆蕃衍殆不可盡載荷

歟盛哉光彥甫亦以孝友世其家早與不佞有舊袖  
家乘來示仍要一言以叙之義不可辭遂略記梗槩  
以俟夫立言之君子

司諫羅公行狀

公諱以後字宅子羅氏籍壽城與羅州之羅始一貫  
上世有曰揔禮和壽城郡因爲別貫壽城即羅州之  
任縣也八代祖司憲府監察尙之移居星州高祖曰  
景文承仕郎曾祖曰應斗將仕郎號崎巖又移玄風  
力學工文有詩集傳于世祖世繼以生負隱不仕見  
推於士類與寒岡鄭先生大庵朴徵士相友善考諱



瑤早卒不顯妣星州裴氏羅州牧使 贈禮曹參判  
應襲之女公以萬曆四月二十六日生十歲而孤從  
舅裴都事尚益受學及長娶于蔡川仍家焉自少篤  
志力學研究經傳凡遇奧義必窮加探索又於小帖  
手書存心養性懲忿窒慾居常寓目端默刻勵不爲  
崖異於人金東溟世濶宰玄風獎誘士子公持近思  
錄一部反覆講究愜意而止流輩歎然以爲不可及  
乙亥中生負丙戌舉明經科選隸承文院戊子以著  
作筮仕在洛丁母憂千里奔哭粥飲不下哀毀疾篤  
幾至滅性而履禮之嚴三年如一日庚寅服闋是歲

儒生李象震等抗直疏李參判延年方爲韋布始  
與之同議中撓而避之爲怵時議也逮其登第而選  
于槐院也同儕牽於舊情時輩喜其懦緩一座皆圈  
而公獨不圈士論躓之辛卯由著作博士陞成均館  
典籍遷工曹佐即癸巳連除典籍兵曹佐即拜司諫  
院正言論長官所親一守令重忤長官意辭遞還鄉  
甲午屢除刑曹正即兵曹佐即直講皆不就乙未正  
月拜平安都事丙申除兵曹佐即不赴又由兵曹即  
拜槐山郡守兼春秋館編修官簡以律已仁以撫民  
農月則替留吏徒五六餘皆歸農每朔望行望 殿禮



謁先聖廟如社稷城隍厲祭凡祀典所載無不齋戒躬莅增築壇壝修明祭儀尤留意興學聚諸生講製有程第勤慢而賞罰之邑人子弟樂被其選丁酉棄歸方伯因郡民之訴啓請促還該曹回啓以素著成績且有學行廉白可尚爲言命本道囚家僮督之不得已還赴垂髻戴白聚迎於境羅拜馬首曰我侯至矣己亥十月坐事罷歸衙眷已於前年先還而縮節供俸雇人賃馬不煩於民官廩充溢行李如水吏民立石以思之庚子拜直講海運判官旋即辭罷辛丑除全羅都事未赴而適冬拜江原都事移病還鄉

癸卯二月拜司憲府掌令不赴三月復拜掌令又不就秋除古阜郡守以外除不敢驛郡俗悍民頑最號難治爲守者皆曲避迎送絡繹遂爲廢邑公首流土豪數家并施恩威吏戢民懷有犯強盜律者乃曰此穿窬也即放之取程明道治盜意也前後監司書其考曰不大聲色猾吏斂手曰儒雅爲治撫摩是事云甲辰選入玉堂爲修撰不給解由債中道呈病而歸蓋絕仕進意也越六年己酉監司催出辭由始拜校理時先王遑豫有年屢幸溫泉陳疏辭職且曰凡爲沐浴而所取於水者不過曰濯去垢穢之氣和解



外感之邪而聖人慎疾之道初不在此則涉月離都  
每歲必行夫豈所期於 聖明者哉願臣所眷眷於  
殿下者不在於姑息之效而在於本根之地請以  
殿下之素所講明於聖經者爲 殿下申之謹按  
周書周公戒成王曰在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  
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  
年又聞宋儒程頤之言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  
門人問之則曰吾以忘生徇慾爲深耻夫無逸之效  
可以永年徇慾之害至於忘生則爲人君者不可不  
所戒哉今 殿下靜攝以來講席以曠接卿士大夫

之時少親宦官宮妾之日多則清明之地得無穢濁  
之于乎心事日憤氣血漸衰則疾病之乘亦其理然  
也噫纔輟講論之際即爲波蕩之境匪懈之心不容  
少息惟 殿下雖不得日御 經筵以勞 玉體而  
幽獨之處豈無收功之法乎大易隨之象曰嚮晦入  
宴息釋之者曰嚮晦入宴息乃敬也蓋知嚮晦宴息  
之爲敬可與論無逸之道也能持此敬則無時可逸  
而欲淨情節神清氣定可以安養調息矣深願 殿  
下毋徒曰外朝之接有妨於調息索居之中常觀隨  
象之義朝晝之間必親經傳將攝之暇不釋絀繹暗



室屋漏之隱恒存對越之心蝸消蠖渡之中愈加惕  
若之工且以 聖候稍間之日賜對儒臣有問辨開  
發之益則進修日新之功無所間斷義理澆灌於膏  
中志氣日就於清明既絕聲色臭味之累宜無賊邪  
投間之憂太和流行心體廣胖斯為無逸之效而自  
為永年之休矣嗚呼國論偏重是非顛倒虛偽相蒙  
實惠未究第宅踰制田園蕪并天灾日警民俗日偷  
此等數弊無非衰世之事而臣不暇及焉 先王優  
批獎諭勉使造朝行至丹陽呈病歸辛亥除宗簿寺  
正癸丑春拜侍講院輔德皆不赴六月拜修撰時遷

曆 寧陵禮官以 大王大妃於己亥初喪已不服  
三年遂以無服入 啓公聞之因辭疏並言之有曰  
禮云應服三年者服緦而禮官以 大王大妃已亥  
初喪已行暮服之制今無成服之節云噫禮既有應  
服三年者服緦之文則 大王大妃緦服自在其中  
矣 大王大妃應服三年之制禮文難誣則已亥暮  
服已歸虛文謬制既往禮文在茲義理昭著不容少  
惑當此服制再成之日凡百節目悉據禮文 各殿  
服色有別除服有節獨於 大王大妃應服三年者  
服緦之服終闕之耶其論甚嚴讀者縮頸蓋前在丙



午嶺南儒生柳世哲等數千人陳疏請釐正宗統三  
司文章請鞠館學及八道儒生附勢躁進之輩競起  
請誅之賴許相國積伸救得不死朝廷爲設論禮之  
禁曉諭中外違者抵法嶺南七十州之士皆被禁錮  
至於遇災 求言之時亦必以論禮者斷不貸爲  
教當時舉一國威福之柄不在 朝廷而在山林故  
也自是人不敢復言及公之草是疏也人謂大禍立  
至多有止之者竟不回撓封疏臨發遞職之報適至  
不果上蓋因筮臣位不齊以在外見避也甲寅二月  
又拜輔德不赴七月拜副修撰未及辭而 顯廟昇

選老病不赴十月拜副校理以未赴 國哀露章引  
罪且曰茲者 高明繼照初服萬物咸覩之始  
天心啓迪之會其命哲命凶命吉命歷年之基寔在  
今日誠願 母后以善道調護 聖躬 殿下以古  
訓充養德性怵惕惟厲履端光明不使偏陂好惡之  
私投隙於本原建極之地則未命無愆大業丕成文  
子文孫之聖哲不獨專美於周家矣 答曰孤以冲  
年遭此天崩之痛只自號泣而已老人衰病勢所然  
也勿爲控辭待差上來以補不逮公得 旨惶感又  
上疏曰有爲之資允出生知之聖而盛德大業必須



進修之工所謂進修之工置在乎學而巳斯乃帝王講求治道之大法而尤為親坊於初服幼冲之主也成王繼序之始即懋緝熙之學高宗恭默之日必進學古之訓蓋以人主蓄德宜稽聖謨王道建極之地先加日新之功也惟我 殿下五月居廬雖無命戒而其惟不言之中已切思道之心則 經筵一事不容少緩矣制漸殺迄開 經席幄中僞臣自有朝晝進講之責則乾乾夕惕在 殿下自強不息之實心也伏念 殿下明睿之質問學夙就猶以常若不及之盛心豈曰無毫髮之可加乎書曰惟學遜志務時

敏厥修乃來為學之病多在於高舉不伏似做不做人君高位最懼此病須是遜志又須時敏方見厥修之來傳說稱王首發此義其為戒深矣臣亦不得不為 殿下誦之臣又聞帝王之學不專在於理會文字而已所貴乎居敬崇德之道也近日事臣粗得其一二於道路所誦則一哉王心卓然立極於好惡公私之分無容他說之眩惑非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何以至此然其所以振刷警動之 王言或出於太嚴厲迫切之辭氣有歉於恭已接物之粹德事雖善道之發恐非中和之節易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伏念 殿下乾剛將長英氣太露涵養氣質薰陶德性之方必以藏歛敦厚之道為先政教號令之間常存含弘廣大之體則舒慘無跡氣象渾厚酬酢萬變之中自無過不及之差矣此所謂修辭立誠之道而學問之極功也時 上承 先王赫一怒正國統之後特叙許眉叟以下諸賢擢置卿宰屢 贈尹善道追治誤禮貶統者之罪朝野相慶而章奏紛囂彈劾不止公以為告 幼主當以充養德量為貴不可一任乾斷眷眷於疏末者又如此一時後輩或疑其失在寬緩識者許以老成告君之體 上優批不許過

呈病不赴乙卯拜司憲府執義副修撰司諫院司諫丙辰正月拜副校理皆不赴是年五月二十二日以疾終春秋七十五淑人公州李氏縣監廷堅之女性和順配君子無違德教子女婢僕一循禮法家道甚肅內治燕舉先公八年而卒卜得十一月十八日合窆于郡南辰穴里金令洞負酉之原公廉謹浚整不能與世俯仰猶不論人長短言事是非持論而不屈於人守常而遇變通處則亦無少留焉孝親敬兄得之天性伯氏奉母夫人在玄風公挈家歸養母夫人嘗得病屢月不愈晝夜扶護不脫衣帶粥飲藥餌必



親奉進每夜深沐浴拜祝于北斗傍人莫知也奉先  
之禮務盡誠敬年踰七十雖感冬不廢浴傍人止之  
則曰吾不修潔與不祭同病不堪拜立則俯伏祭列  
俟撤乃已深以遠離先壙爲恨晚益感愴人自亥鄉  
回則必先問松楸無恙伯氏之病也竭誠醫藥其歿  
也自初終及葬殫心經紀一遵喪禮大小祥祭皆辭  
職來哭愛兒子無間已出常以謹祭祀勤學業貽書  
教戒禁道歷敷所性不存難進易退之念未嘗忘于  
中故適即還家曾無一日淹田居荒涼一室蕭然樹  
陰簷際終日讀書堂前種梅四五株仍號梅陰每遇  
月夕輒令兒孫誦詩梅影婆娑於几案則曰此吾十  
餘年閑居之樂也晨必盥櫛整衣冠課讀朱書自警言  
編等書至老愈勤有切已語則必劄記警省焉夜則  
整頓衾席齊手歛足不使有驕慢之氣家業屢空  
兒穉飢寒未嘗營求於公私亦未嘗對人言貧朝夕  
每進三四器薄具曰平生喫習蔬菜滋味則不甘也無  
處之餽雖藥物輒却之其在關西幕也朝衣弊甚有  
所親守令寄一領資公謝曰以親故受之則不親者  
餽之將何以辭爲居官未嘗以便服臨民其在關東  
時值盛夏監司使人謁之知其常正衣帶終日讀書



乃曰信乎真有操守也子孫輩忝側不敢高聲言笑  
或言人不善則輒加撻楚居鄉不言大夫之非家在  
郡城傍自少不入官府惟新歲拜賀而已平生不喜  
酒樂又不近女色閑西號爲麗人冀北而終年旅館  
一不親昵此固當世之所絕無而在公則餘事也服  
用簡素衣取蔽體器無逾鐵座間所有者只是編草  
之席斲木之枕常與金鶴沙應祖杖屨逍遙在江阜  
晚年尤愛泗溪之勝因黨塾舊舍構東西兩齋聚  
會後進使之居齋且讀且製誘掖有課遇興則招邀  
遠近老少叙話累日而還常戒子孫曰學貴立志寢興

與俱動靜皆俱方有所成就也一生靜養精神不耗  
沉痾屢月終無疾言遽色坐則猶不脫冠巾謂家人  
曰吾厚蒙 國恩年近八耄死亦何憾且曰吾少孤  
先親喪葬不得用錦段吾死襲斂慎勿用之喪事務  
從簡約可也歿之夕扶起進粥取水漱口以褥席不  
正即易寢東首子弟在傍疾呼則曰此兒促吾死耶  
宜安靜以俟言訖而終其以志帥氣臨絕不亂如此  
有三男二女長壽宗次壽一次壽星女長適兵曹正  
即柳英立次適朴綸無後而夭壽宗娶生負朴昌徵  
女生三男曰學瀛曰學明曰學川二女幼壽一娶李



緯漢女生一男四女皆幼壽星娶朴廷彦女柳英立  
生二男三女男曰宗林女適孫東奭餘幼嗚呼昔公  
之自古阜承 召也元禎方女完山蒙公便道歷訪  
問公今造朝將何辭而復吾 君也公曰子欲我更  
向名利奔趨耶吾今老矣是時公纔踰六十鬚髮不  
衰精力甚健余於是而始服公有早休之志于後已  
酉造公於榮之私第公曰老夫無能爲子方盛年古  
人盡忠報國無非分內事業子宜勉之余於是而益  
服公獨行之義美俯仰之間奄成今古寧不悲哉其  
孤壽宗以不佞受知最久而厚譔次公世系踐歷要

以狀其行義不可辭謹叙其槩以俟夫當世之立言  
者

### 成均進士裴公行狀

公諱尚虎字季章姓裴氏系出星州世居馬麗朝壁  
上三韓位後爲鼻祖本朝折衝將軍慶尚左道水軍  
都萬戶締爲七世祖高祖諱孟成隱不仕曾祖諱綱  
叅奉取星州李氏陶隱先生玄孫世茂女祖諱德文  
文科司宰監正 贈戶曹叅判娶訓鍊院叅軍善山  
白巨鯨女考諱楔武科折衝將軍慶尚右道水軍節  
度使 贈戶曹叅判早負義勇有古名將風島夷之



蘇文以獻捷居多為西厓完平二相國所推許將大用而忤貴臣意以死未幾公議大行伸其寃 贈其爵妣 贈貞夫人治爨宋氏處士源之女以萬曆癸巳十二月十六日生公子伽川里第幼穎悟不比凡兒既受學文詞日進六歲節度公歿執喪如成人弱冠丁內憂履禮愈勤甲子舉進士游上庠名譽藉甚賢友全集累應發辭輒居魏選一時薦紳先生無不慕與之交以早失怙恃為平生至慟惟伯氏是依以事父母者事之科場出入之外未嘗相捨以處其遠遊而歸也必先就連衾然後入室伯氏或朝出而晚來

則雖夜深必待歸侍食自幼及長如一日友愛之篤類如是從事寒岡鄭先生之門得聞義理之訓磨礱成就者益多遠近士莫不器重之咸曰節度公既不遇於身宜食報於後也屈指才望輒稱公不幸以疾早世禍福之理微矣蓋齟年巨創得危疾幾不能保賴伯氏斷指救藥得以成立而羸憊之證長而愈劇竟未免齋志而歿實崇禎壬申八月二十六日也春秋僅四十始窆于松羅洞先塋之側歲戊子移安元興山卯向之原公資稟端嚴器局峻整論議恢奇氣宇豪爽有落落魁梧之標聞人善若已有之有不善



未嘗正視以此充爲流輩所愛重而不肖者多怨憚  
云配密陽朴氏縣監信之女生二男長世安娶金逵  
女無嗣而次世緯初娶盧膺女生子錫晉後娶朴  
以敏女生三男一女皆幼

歸巖先生文集卷之七

歸巖先生文集卷之八

行狀

外王考荷潭金先生行狀

公姓金氏諱時讓字子中初諱時言號荷潭系貫安  
東實新羅敬順王之後也在麗朝有諱方慶壁上三  
韓三重大匡上洛開國公樹大勳食采于安東因爲  
鄉貫謚忠烈豐功偉業昭載國乘至今配享崇義殿  
生諱恂登第大匡判三司事謚文英生諱永暉登第  
左政丞平曹頓難策勳封上洛君當忠宣之被執留  
元也倡義抗表請王東還天下義之三世並見麗史



列傳諱縝判慈惠院事封上洛伯諱益達登第實文  
閣提學知工曹司事諱願事我朝登第通政左司  
諫諱孟廉司憲府監察諱哲鈞典農注簿於公爲五  
代祖配永平縣主李氏讓寧大君諱禔之女高祖諱  
壽亨掌議院司議娶安東權氏左議政翼平公擊之  
女曾祖諱彥默 贈吏曹參判娶義城金氏府使益  
謙之女祖諱錫志操文筆爲世所推以己卯進士坐  
表兄奇遵之禍隱遁不仕累 贈議政府領議政娶  
幸州奇氏司憲府持平適之女考諱仁甲比安縣監  
贈議政府左贊成參判贊成之 贈皆推公貴也

妣 贈貞敬夫人南陽洪氏漢城府庶尹以坤之女  
縣監潤先之孫兵曹典書吉岐之七代孫司圃延安  
金石磷之外孫也贊成公行修而德厚洪夫人嚴莊  
而淑慎閨門之內肅然有度以萬曆辛巳正月十日  
乙亥生公幼而岐嶷動作言語迥絕凡兒見者皆知  
其爲偉器贊成公每撫其背曰大吾門者汝乎稍長  
狀貌魁偉聰明絕倫識度過人十三歲大夫入歿翌  
年又遭贊成公憂遂失學十七歲始刻意讀書文辭  
大進未弱冠連取辭元游藝苑者無與爭其名登乙  
巳 庭試文科選補承文院例陞正字同僚服其後



整名卿鉅公皆以公輔期之一松沈相喜壽白沙李  
相恒福尤器重之時翰苑之望咸屬公公以事忤當  
路者史官怵其威不敢薦物議稱屈丁未夏拜承政  
院注書兼春秋館記事官戊申遭國恤蒼黃多事  
之際記事馳驟如風雨人皆稱其瞻敏未幾以司果  
陞六品時仁弘徒黨滿朝士類皆見斥不得調者  
殆二年己酉九月始拜禮曹佐郎選知製教俄轉  
兵曹庚戌八月以冬至書狀赴燕于時政亂已有年  
舌官皆藉宮掖勢多挾內貨公一裁之以法應行  
常式之外不許錙銖渡江舌官革屏息怨憚思欲中

傷之比還見公行橐揭然不齋一封香雖無識賤類  
亦知敬服辛亥還朝進聞見錄有曰遼東入貢之  
路北逼虜境東迫海岸脫有跋扈之虜此路必先墜  
我國朝天不可專忘水路時遼左無警人不以為  
然至辛酉遼路果絕赴京使臣取海路相繼淪死任  
疎庵叔英寄詩歎其見幾之早壬子春出為全羅都  
事掌試多士以四皓滅劉為論題儒生請改以唐太  
宗命史直書改之時鄭弘遠柳洗附會時論官于其  
道考官畏之取解如拾芥至是皆屈憤言于爾瞻以  
四皓滅劉指仁弘戊申疏命史直書指臨海獄爾瞻



爲憲長與大司諫朴健司諫李惺等合 啓論以不  
道請拿鞫光海即允之事將不測鄭判書世規逆公  
于廣州路左握手失聲公顏色不變辭氣自若鄭公  
歎曰真箇鐵石腸也蓋自 穆陵昇遐以來時事大  
變醜正之輩濁亂 朝著公居常憤慨屢形於言又  
嘗與凶徒接鄰求見而不踵門來訪而亦不答其人  
恚恨入骨謀所以陷害公者無不至至是羣憾並起  
欲必置之死地光海命三省文坐所以重其罪也白  
沙李相國爲委官多所平反而光海怒未已故禁府  
擬以極律啓辭既入三日不下公就寢鼻鼾聞於

外金牧使廷睦以叅試官俱繫獄公起曰死在晷  
刻公獨何心者睡乃爾也公曰死生命也復寢如舊  
其有定力如此幸得減死竄鍾城是時女真建州酋  
老兒哈赤自結 中朝服事甚勤部落亦不過數萬  
人未始爲憂而公獨深憂之嘗書于日錄曰觀其智  
武殊絕用兵如神不十年必爲天下患未幾果反竟  
至竊據中國公先事之見皆此類也戊午有虜胡之  
變光海命移西北逐臣於南方公移配寧海北徙南  
遷凡十二年困拘窮乏之人不堪其苦而處之晏如無  
一毫怨尤意惟以書史自娛六鎮是窮荒絕域未有



以文學爲業者公至則訓誨不倦課講有程遠近從  
學成就頗多策名筮仕者自此相繼元海大起土木  
之役國用匱竭許竄謫人納銀自贖有財者皆見釋  
長男郡守公適在京京中親友不報於公約聚銀貨  
將爲公圖之公聞之貽書郡守公曰親舊之意厚則  
厚矣納財苟釋豈士君子所爲汝不知乃父之志乎  
癸亥 仁祖反正自徒中膺 召命以禮曹正郎轉  
兵曹選玉堂錄被儒將薦拜弘文館副修撰八月以  
備局薦超授義州府尹時韓明璉以巡邊使守義州  
公言于大臣曰余竄北時明璉爲虜僕觀其用心行

事一悖猾也若被圍事急則必殺守將以投敵決不  
可同守也 朝廷方倚明璉爲干城謂公不可與相  
容 啓竊之至甲子明璉與适同叛公言果驗九月  
以校理承關北繡衣之 命緇奸糾慝一出於至公  
雖素所相識不少假威風所及州郡震肅甲子逆适  
叛元平李相國元翼以體察使辟爲從事即星馳西  
下倉卒區畫寧中機變動爲諸將所嘆服到坡州  
聞 大駕去邠賊兵入城將士膽落群情震駭鞅屨決  
戰之議始出於防禦使鄭忠信而元帥持重不決公  
大言於衆曰 社稷存亡正在呼吸之頃今不先據



北山則賊無後顧之憂而必獲江追躡大事去矣力  
主鄭計之可必用議遂決竟破賊難定戡勲公居二  
等自 上特命勿錄副察以下文官三人蓋副察使  
李公時發見忤於靖 社元勲而公與李同事故也  
公議恨之張玉城晚時爲都元帥見公才略過人白  
于 上請倚以邊事尋拜司諫院獻納凡前後歷敷  
玉署薇垣校理者九修撰者六獻納者三而嘗以校  
理擬嶺伯望殆近世之所僅見也是年十月薦拜吏  
曹佐郎兼春秋館記事官乙丑夏以疾迺旋復天官  
七月陞正郎兼春秋館詔法官校書館校理 世子

侍講院司書十二月陞弘文館應教兼侍講院文學  
丙寅以 仁獻王后禮葬都廳竣所事由司導寺正  
加通政階夏拜慶尚道觀察使兼巡察使嶺南地大  
務劇最號難治公剖決如流游习恢恢延賓散帙常  
有餘暇廉明威信黜陟公嚴列邑畏服莫敢犯科是  
時 朝廷許倭納款將赦十年倭艦之來泊留館  
歲有常數供億之需分徵於道內而低仰損益一聽  
於東萊兼府請於監司則監司輒責於列邑時無常  
限數無恒式利歸於萊府而害遍於道民公量入爲出  
定以爲例不令加賦於民民甚便之善山有一奸民



投書謀害多士因公 啓解 命付公治之竟得其  
姦妄事乃已嶺之士類賴以安焉丁卯之難與跡召  
使鄭愚伏經世會議兵事于咸昌 朝廷講和已  
今諸道能兵既而有急報傳自 行朝言副元帥及南  
北黃海兵使以下八將皆被擒於海西不宜罷兵云蓋  
元帥張晚聞飛語馳聞于 行朝也公曰此報虛也  
以紙納諸袖中不以播告鄭公曰賊謀難測乃如是  
張在邊地得實以聞公在千里外何以逆知其虛也  
洪天諫錫在座主其論尤力公竟不動是日還尚州  
翌日西報至則果虛也洪公馳書於公曰高見山尋常

千百等雖古名將何以加到界之初以非理呈訴者  
皆見却及公將逸多有稍變其辭改呈者蓋未盡  
德之中歲月已久謂公必不記也公輒以再呈批退  
吏輩怪之私問於其人則果皆再呈者也相與吐舌  
稱神明不可欺 國典方伯莅任以周年為限公以  
治最不通者凡二周有半至戊辰十一月始適以同  
副承旨還朝 上問嶺南事務公逐一條陳如列邑  
軍兵倉穀田結徭賦大小施為皆應口誦無礙有若  
執簿而呼者已巳正月拜平安道觀察使兼八道都  
體察副使陞嘉善階新經丁卯之亂為方伯者專事



熙撫民不知有法公信刑賞明號令一以治嶺者治  
之嚴以濟寬弛張得宜威惠大著民畏而愛之初下  
車金兵夜渡鴨江烽火未及通而義州之報先至以  
其夜深犯境烽火卒不能知故也公曰金人於我無兵  
端此來只為搜索漢人之散處者而已不耳飛聞使  
京都大震也是夕勅城底烽火絕五炬只舉例烽火因  
諭列邑毋令驚動數日金兵果抵宣鐵之間掠漢人  
以還而 朝廷始知之中外皆驚服天朝都督王文  
龍在椽島見我國與虜和心恐之每遣差官詐為往  
來瀋中之狀蓋示自與虜通使我不得為間也昌城

府使南宮戲申款於差官得其密語聞于 朝朝廷  
大加推獎以為能得毛之隱情公知其見責於文龍  
密聞於 朝以為此必毛將簸揚之術也備局回啓  
請委諸南宮戲蓋謂公之錯料也未幾文龍言于接  
伴使洪實曰近日昌城之事自是細故吾姑容忍後  
勿如是公即馳 啓曰南宮戲之事臣固不信陳達  
于 朝而不見採施以致為毛將所嘲侮 朝廷始  
大悔命杖黜戲是夏四月文龍領兵往會亥軍門崇  
煖於寧遠衛 朝廷命公往餞于島中公密言於洪  
實曰都督此行必死洪曰何謂也公曰第觀之洪大



以爲不然文龍旣離島洪與公還平壤以 朝命留  
待文龍之還一日與公會東樓上宣川馳報言蛇浦  
屯田漢人捲入島中云公曰毛將其已死矣洪曰公  
猶執前見耶公曰少俟之信報今且至矣俄頃素軍  
門誅文龍之報繼至東樓之會未罷矣一座皆驚庚  
午春劉興治殺副總兵陳繼盛叛據椴島公建策請  
討曰興治擅殺大將於 天朝爲必誅之賊且在我  
國疆域不可不討 朝廷遣摠戎使李曙副元帥鄭  
忠信等督水陸兵進討忠信辭 朝時以西路之兵  
弱爲憂 上曰監司令某籌略深遠盡心國事必能

振作士氣予無憂矣公之謨猷計策動合機宜故  
上教如此時 朝議不一惟金昇平流主戰餘皆主  
和以此我師持重不進公又馳 啓曰朝天書狀鄭  
之羽之出來也孫閣部承宗語之曰興治索糧馬兵  
器於爾國爾國許之否乎又諭以 神宗皇帝發兵  
救亂之 恩是閣部必因興治講張而不能無疑於  
我國也非 聖明獨運果斷而就無堂堂義舉則我  
國將何以有辭於天下後世乎且 皇都逼辱以來  
緣此島中之變尚闕奔問之禮我雖有血誠戴 皇  
上幾無以自白於 天朝若直接賊巢伐罪吊衆因



啓奏 天朝則禮義忠信之實亦足以自効矣 上  
甚然之必欲如公策而 朝議猶不決未及進兵而  
與治頗兵往旅順口有一宰力主其不可討屢短公  
於 上前 上曰金某倡義討賊真奇男子也秋與  
治還檄島自言欽差搃兵 朝廷信之 命罷兵公  
知其詐申請討之固爭不能得與治怨公之主戰常  
有忿言事多生梗公以不可相容請辭職十月還  
朝以軍職兼備局堂上十二月特拜兵曹叅判辛未  
三月以特進官入侍 上問與治事公備陳其形勢  
且曰與治特一狂悖小兒今已勢窮必將投虜矣

上曰閔聖微言其譎智有餘卿以爲狂悖小兒何也  
對曰與治旅順口之行得張燾以來張燾甚有計慮  
用其言故雖似智譎然與治必不能終始倚任張燾  
亦豈肯歛手受役以爲其下乎相臣李廷龜曰無論  
他事既爲欽差不可不待之以誠公曰欽差云者與  
治之謊說也 天朝雖無人豈動於與治之威脅即  
差於兵乎廷龜曰何以必知其勢窮也公曰唐之藩  
鎮雖根深跋扈者猶餒 朝廷位號以鎮其下矧今  
與治形勢不得 朝命其可以鎮服島衆乎毛文龍  
在時 天朝糧餉猶患不繼故毛兵多寄食於我國



况今者肯爲叛賊運餉於數千里海外哉既不得款  
差又不得糧餉則無以鎮服島衆濟其奸謀其投虜  
之報近必至矣居數日邊臣驛聞島中大亂與治見  
殺云諸宰皆曰 天朝必遣兵誅之公獨默然 上  
曰卿意何如對曰臣之愚見已盡於頃日登對必投  
虜而見殺於島衆也 上是之俄而接伴狀聞與治  
劫島衆將投虜張壽與沈世魁等約衆斬之云初羣  
議以公言爲不然至是皆符合談者以爲李絳之策  
魏博文饒之論澤潞無以過之其後使臣到燕京中  
國人言始聞爾國倡大義討叛賊歎爾國有人宜其  
見稱爲禮義之邦也何以爲義不終耶使臣馳 啓  
聞之 上以示前日主和諸宰皆愧屈無以對後兵  
部移咨言與治版據椴島出沒海洋齊魯之境懼被  
侵掠幸賴貴朝當事之臣忠義智武詰戎相持使不  
得肆其惡而死因大加稱賞四月兵曹判書李弘曾  
逸 命於從二品中加望蓋 天意屬公也遂膺寵  
擢超資憲階辭不 允六月虜兵渡江充斥於郭山  
以西 朝廷震驚遣鄭忠信禦之監司閔聖徽時在  
鈞山城備局請以撥書諭聖徽出避公曰虜兵必憤  
與治之見殺欲劫島衆而已無意於我且聖徽必已



出城不然則劔山已在圍中撥書何由得入聖微亦何由得出無益只使軍民怨朝廷耳 上意以爲然翌日西報至則聖微果從龜城路已還矣初備局猝聞虜警 啓以公爲都元帥今與鄭忠信以次進兵而公不言於家人數日子姪輩始因人聞之請束裝公曰虜還必不日何須裝爲于時中外繹騷卿宰之家多有避兵之舉而公家獨晏然不動忠信未幾沮而虜已撤還矣未幾兼體察副使冬左議政金瑬至通都體察使議擇其代 上教曰金某忠信智武合於大用廟堂之議如何備局回 啓曰金某才器果合

專籌之簡而拘於資級不敢遽擬矣 上命超崇政資無平安咸鏡江原黃海道體察使公旣一歲中連擢重任深以戒懼存心三上章懇辭 上優批不許乃黽勉視事以古人忘身徇國自勵苟利於國知無不爲自光海時西北守令必使體臣議薦 反正之後因循謬例至是公上劄力辭至以越俎代斷侵官竊柄爲辭 上許之蓋嘉公之不喜權柄也時議建之體府舊有銀參綵帛設以軍需或差人轉販或假貸徵息頗爲民弊公以爲衙門之新設太多販賣之病民滋甚傷國體斂衆怨實由於此請盡歸之地部以補調



度屢啓不允公乃封府庫勅典守不以一金假貸凡  
販賣取贏一切廢閣識者多其持體統而都鄙之民賴  
其清淨壬申燕知經筵事判襄禁府事有號馬真  
人者自毛文龍時往來蝦島自言暹羅國人年百七  
十歲能拘囚蛟螭虎豹捕逐鬼物變化不測島中皆  
崇奉以爲神至是又至島中伴使馳啓馬真人領兵往  
九連城將與虜戰報至備局諸宰咸喜以爲平遼之  
功抵掌可收公曰此謊說也李完豐曙詰之曰公何以知  
其謊也答曰後當知之數日義州馳啓馬真人領兵到  
九連城完豐喜謂公曰馬真人已到九連城公初以  
爲謊說者何所見也公曰義州之啓亦爲謊說所  
欺也諸宰舉駭曰公亦太執俄而義州之啓又至  
言馬真人出來云者初出漢人之虛語云是歲金人  
運遣大將來要歲幣公上劄略曰頃日滿胡所贖祭  
仁穆王后又有勅遣致祭之語而今者又有依詔  
使接待之說且無國書而必遣其大將來者安知不  
探試我情如壬辰之平義智者乎天下之事先事而  
言近於輕怯事至之後悔亦無及與其事至而悔無  
寧先事而怯也備局以爲過慮而不施公又上劄曰  
虜情叵測朝夕可虞而別無敵爲應變之舉祭文辭



意極其克悖而以為不解文不知禮而然也不賚國  
書而以為欲以言語爭定土產也虜言和事不長則  
曰恐鳴之辭不足信也至於封置賜物則曰欲得美  
聲不足為慮也噫使虜更作何等舉措方可以動朝  
廷之意哉直待飲馬於鴨綠江然後始可謂其來而  
應之乎自古敵國之敗盟者必先以難從之事及言  
語動作示之未有無端動兵出於不意者也今者彼  
以難從之事及言語動作示之者雖謂之更無餘情  
可也南方大兵雖難於猝發出身武學其數尚多分  
送安州及清北山城與民兵為協守之計恐不可已

也虜若不動則愚臣獨受懼怯之名於 國家未有  
所損不幸而虜若蠢動則事關 宗社安危悔之無  
及矣蓋公灼見虜有必動之形深以為虞連上兩劄  
而朝議皆以為虜不足畏故竟不施十二月辭遙拜  
刑曹判書王堂儒臣等上劄論事有曰金某有風力  
有才局盡心國事恢張公道西銓委寄無出其右逸  
授他人非計之得見推於世有如此虜使之始要歲  
幣也請木綿五千匹朝議爭言不可許公獨言今許  
之則其費尚少不許則後必倍數而請之倍之而不  
許又倍之而又不許至於累倍然後不得已而許之



則不但資財太鉅適足以益示吾弱而增其氣莫如  
及今許之之為愈也時議咸以公言為過後果一至  
輒一倍轉輾至四萬匹朝廷遣申得淵申其難從之  
意至潘中見黜而還又遣金大乾更申絕和之意公  
方出巡關西留大乾于灣上上疏曰歲幣漢唐之所  
不免今之聲罪絕和出於不計成敗寧以國斃則臣  
固不敢容議若姑示絕和之意使彼懼而從之則虜  
雖仁義不足克狡有餘豈為此言所動哉竊恐謀國  
之道不宜行此危計使虜聲言渝盟欲來不來待我  
師老糧匱而始來則未知何以應之臣前日之劄乃

是有備無患之意慮賊之必來也今日國書之言乃  
是挑怒速禍之舉令此賊必來也羸糧躍馬固敵是  
求者不幸而近之臣竊危之若非好大喜功之時寧  
有召敵之理乎凡天下之事快意則必有後悔他事  
皆可悔而此事獨不可悔也遼宋之勢宋重而遼輕  
猶有贈幣之舉韓琦富弼等專主遣使報聘之議國  
家賴以為安後世不以為非况今日之事乎姑以利  
害言之一年用兵之費豈止於數年禮單而已乎金  
大乾所持國書略改措語如黃金非土產者外姑從  
其意試觀其所答然後絕之未晚也疏上 上教備



局曰金某擅留使臣以沮人心欲斷以軍法以警衆  
備局請拿鞫定罪前數日朝廷以公遷都元帥勅日  
未及到而公疏已至矣於是金大乾渡江至柘門被  
金人驅黜不得入境而還朝廷始懼許歲幣而准四  
萬匹早使公言見用則不過五千匹而止耳朝議不  
從竟致多如是民力大困前以公言爲過者至是始  
恨其不見用公就獄讞 上命中道定配配寧越六  
月放歸田里大臣等言於 上曰金某才器超越當  
此艱危之日不宜久棄甲戌正月叙用連拜同知中  
樞府事漢城府判官還朝之後絕口不復言兵事二

月拜戶曹判書兼同知春秋館事閏八月兼 世子

左副賓客自癸酉冬患眼疾視物不明至是以地部  
務劇不宜於攝養累辭不獲會有詔使之行不敢言  
病因勞加重三上劄乞免不許九月移拜兵曹判書  
公之初東西銓也朝綱解弛私意大行公慨然以矯  
弊俗厲廉隅恢公道爲已任凡內三廳及邊將一依  
大典取才擬望而必擇其容貌才氣可堪者參下任  
有計仕遷轉之法而銓官舉意低昂故有積仕十年  
而不得遷者公一計其久近隨次陞遷量其器之大  
少而輕重其任故仕無積滯人皆稱職至是武臣革



聞公舟東西銓舉欣然有喜色而相賀曰公道復行矣公視事十餘日引疾辭適武臣大失望李尚書明漢有所識武人居湖南者爲取才來京師一年遽告歸後數日復來謁言臨發聞金老爺復爲銓長公道必大行所以不去也未幾復辭曰金老爺病逝避方無勢者望已斷矣遂去不復來京云乙亥春除江峯留守以病疏遶前在甲戌春因諫院劄定下三道量田之議而稟定事目即公判地部時也至乙亥量畢而結數不均徭賦偏重是冬公上劄曰量田之舉專出於均田制齊民役而各道之民淳巧不同奉使

之臣弛張亦異所得新結多少相懸湖西則只二萬餘結湖南抵六萬結嶺南九萬結以各道監司所啓聞平時田結論之則兩湖僅得其半而嶺南得三分之二視其田野兩湖無加荒嶺南無加闢而參互不等如此今以各道貢賦隨田結通融分定則其勢有所難便試以梗槩言之湖西之徭六分一分歸于湖南二分歸于嶺南而湖西自應其三分湖南之徭五分一分歸于嶺南而湖南自應其四分兩湖之民固爲幸矣嶺南之民獨奚罪焉隱漏田結之地則蒙其惠而打量得實之地蒙其害國家勸懲之道不當



如是也待國事稍安兩湖改量然後通融分定恐為  
得之也事下該曹議竟不用金使到安州留養其馬  
替騎國馬而入京其來已久是年夏金使又至不用  
我馬仍騎其馬而來朝廷莫曉其意公曰此欲觀國  
東形勢者也或曰欲見則便見何必其馬為哉公曰  
是有隱情欲秘其迹不令我國覺也無他端而以我  
馬出見則其情自露不待智者而可知故將以芻豆  
不豐為執言外托自牧於郊外而實欲觀其形勢也  
蓋京城西南乃其往來之路山川險易渠已歷知至  
於國東則彼所不見今之欲觀其計亮矣 國家之

憂已切近矣聞者猶莫能測及入京數日果托喂馬  
不饒怒曰吾當自牧於郊外即馳出東門東北至樓  
院東上峩嶺山縱觀而歸時李尚書溥為價命虜使  
怒將出先率諸僉僚馳出西郊而待之公之猶子素  
時以僚負聞公言獨出東郊設次以待及虜既出卒  
與諸僚顛倒後至見素先到驚問厥由乃嘆曰古聞  
神筭今見其人矣 上念公病不置遣醫看病給藥  
物甚頻而不少效丙子夏退歸鄉庄為終焉之計臨  
發上劄略曰 聖上明並日月智出庶物羣臣才能  
皆不足以滿 聖意故施措之際未免以獨運馭世



大事病於不詢小事傷於煩瑣料敵近於微倖御下  
涉於任數凡此四者非無目前奇效可以驚人而其  
流之弊終至於委任不專庶事叢脞上作聰明下難  
効忠也因條陳矯弊之道其目則曰嚴關節之禁以  
存紀綱勅賤汚之法以厲廉隅杜防納之路以戒恩  
貸革奢侈之習以節財用改私賤之規以廣軍額祛  
譏察之弊以安人心凡累數百言 答曰卿眼病漸  
重予甚念惜劄中所陳無非藥石之言救弊之策敢  
不留念而施行以副卿意哉且卿之退去於予心殊  
極缺然須勿歸鄉在京調治劄下備局備局之論數

款回啓而奴良妻之法是變通之大者請會議以處  
上教曰劄中五弊舉皆切實正中今日之病而只  
舉數事草草回啓事甚不當也其中關節乃是大頭  
顛自今更爲申飭如有違令者毋論貴賤並以死論  
今條列施行而卒不果六月 上今廟堂選清白吏  
被選者五人公實與焉遂加崇祿上劄力辭 答曰  
卿之廉謹實合斯選勿爲控驛 下旨廢之時有一  
大臣素不悅公及是主其選稱公於諸宰曰律已公  
清人不敢干以私世無其比此而不與何足爲勵世  
地哉天下之公議出於人心之所同然而不可以私



怨廢者可見矣七月患暴下證殊劇 上聞之遣內  
醫救病於鄉家優資藥餌賴以得瘳時邊情日益  
可虞而朝論淨熾皆言其不足畏公深憂之貽書時  
宰曰虜警必不出今冬而公等既不能鎮定浮議又不  
講備禦之策倉卒有變將何以應之是冬清兵果大  
舉猝至遂致南漢之辱 上既還都公上疏言將臣  
失策之罪 上答曰頃在山城思卿甚煩蓋 聖聰  
亦思公前後劄疏而悔其不用也閔判書聖微抵書  
於公曰癸酉春公之陳疏也吾則殊不以爲然其後  
邊事漸踈以致今日之辱始知高見之不可及也始

以公爲過慮者至是皆曰早使公言見用於當時則  
庶盡自強之策不促召戎之禍而朝廷皆不施剗致  
大亂豈非天哉丁丑春 上以大兵初撤艱危孔棘  
故欲近致公於都下 宣旨召之公三上章辭病  
答曰卿雖有病義當與予同休戚勿爲固辭從速上  
來公得 旨惶感由木道入洛 上即遣醫看病  
宣賜藥物于時軍律廢不行張紳之自盡也直入其  
家而死 上又以金慶徵爲元勳獨子不忍加法闡  
帥之擁兵坐視者猶授兵柄而臺諫之論已停矣公  
上劄極論臺諫蔑公依阿之罪有曰敗軍失律者即



軍中誅之古今常法而乃敢以拿鞫入 答噫張紳  
等有何可鞫之情而必欲拿鞫得情也 殿下不正  
邦刑使之自盡猶以功臣待之失於 仁慈而固未  
足以解神人之憤也大亂之後在朝之臣當革盡私  
意一心奉公庶可回天意挽國勢而當此大議論不  
顧一國公是非唯以濟私為第一急務未知終置國  
家於何地 答曰劄辭甚當予亦有失於是全慶徵  
姜晉昕等請律之 啓更發五月除判中樞府事辭  
不 允留月餘而還秋又赴 召命未幾乞沐浴暇  
上教曰卿有病而不言既往而復來終始眷戀不

忍棄予卿可謂疾風勁草歲寒松柏公竦戴南歸因  
上劄辭職兼陳時弊及匡救之策 上嘉納之不許  
辭職以待春暖上來為 教戊寅夏慈臣 啓曰金  
某忠智力量當世無比眼病雖瘳聰睿才識無異平  
日若 召致都下諮以國政則必能挽國勢而振頹  
綱也 上又降 旨召之再劄辭病 答曰卿忠誠  
過人言論非凡故切欲召致都下俾輔不逮公又上  
劄力辭 天批終不許不獲已又入洛備局 啓曰  
金某眼疾雖重精神猶昔請差本司堂上使之在家  
可否則裨益必多公固辭不獲至秋以旅寓荒涼不



宜於調病辭歸遷知中樞府事辛巳朝廷改修宣  
廟朝實錄以其爲昏朝所撰而語多誣眩也大學士  
李判書植主其事與諸大臣 啓曰今當修史之舉  
熟諳典故證定筆削無出金某之右請與同事上  
允之除判中樞府事兼知春秋館事 下旨召之公  
連上劄力辭 答曰今此修史非卿博聞不可須勿  
固辭不得已赴 召六月至驪州引疾封疏而還林  
慶業大有時譽朝議倚之如方召而公獨曰生事國  
家者必此人也及清人之脅致也慶業以死自期至  
受斂棺之資於勲宰家而去人皆謂之烈士公聞之

曰慶業其必逃乎吾嘗見其爲人決非視死如歸之  
人此必故示必死之形使人不疑其逃也自古忠臣  
義士豈有念及於斂屍者耶後數日聞之慶業果逃  
矣凡論事成敗如合符契者不可勝數而公不以先  
見自多亦未嘗求知於人也癸未五月初四日丙申  
以疾終于忠州荷潭私第之正寢春秋僅六十有三  
訃聞 上震悼爲之不御朝停市二日致賻有加遣  
禮官 賜祭卜得八月十八日巳卯葬于槐山砧嶺  
子坐午向之原實先塋之左麓也官庇其事公質性  
嚴毅器局峻整確然有不可奪之志凜然有不可犯



之色雖燕閑獨處之時終日正冠未嘗疲倚一家子弟平生侍側者亦未見惰慢之容乙亥以後痼疾在身年齡漸衰而猶必夜深而寢未明而起率以爲常日誦孟子詩正文及昌黎文以寓思至於疾革之時亦必梳頭盥面正冠而坐及屬纊之朝而不輟其日又誦萬章一篇如常公之以志率氣臨絕不亂如此故家人不覺其病之已急也平日不營產業守儉約絕玩好位至卿相而都下無一間之屋常儻而居之妻孥苦窮貸諸人以供給者居多而公處之怡然隨遇而安苟非其義則一毫不妄取故未嘗下一乞字

於人方公之南謫也鄭造爲監司自以同榜饋米益頗優公拒而不受時造首倡克論大爲其黨所推氣焰薰灼而公方在禍網中待之之嚴如此人莫不爲公危之而公不少怵其爲地部西銓也門絕市徒關節不到蕭然若寒士家嘗有元勳大臣爲公側子請婚公不應再二固請而卒辭之家人問其故公曰士夫不當與勳戚連姻也平居念不及私事惟於國事凡可以去害就使者不顧人言擔當力行不知公者或以公爲好已勝而亦不恤也病退之後聞朝政有闕失則中夜不能寐蓋其憂國之誠不以進退而有



東坡先生文集卷之八 二十三  
間也其於祀事一依文公家禮致齋必沐浴大夫  
諱辰在季冬雖寒威極冽猶不廢浴如魚肉盤行皆  
有定式爲一家子孫法遭逢 聖明擢委重寄其於  
時不可謂不遇而前後建明率多格而不行且不幸  
以病早退不能展所蘊之什一 仁祖惜其不大施  
卜相之日 下教問病輕重蓋欲必置爰立之位而  
公病已瘳矣大而古今天下治亂之原歷代制度之  
損益帝王憲章之沿革人物出處之始終無不講究  
而領略之小而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敏達而詳  
練不啻毫分而縷析至於夷狄之情狀防禦機帶之

要分田均稅之法方略設施之緩急注措布置之得  
失靡不究知如斷疑政決疑謀動輒立就酬酢於電  
掣之頃似不加意者而原始要終衡平準直使人見  
之有如披重霧而睹光燭故一時宰執雖素所不相  
悅者至論識時務則莫不以公爲首朝著分歧以來  
五六十年之間雖號爲賢士大夫鮮能脫焉間有務  
爲偏刻以取重於其類者公深病之常曰眩國是乖  
人心術終至於亡國而後已者必由於此平生言論  
絕不及偏黨故雖在朝著角立之日至於公則不敢  
以此詆之爲文不事章句操紙筆立書如就宿構若



不經思而疏通明快該貫切實有奇偉氣當世文衡之士無不推重而公則不以文翰自任焉記性出類凡於書留意一者則無不慣誦至於雜書小說及吏事之文偶然一下眼者未嘗終身忘元海初釐城李相國嘗陳劄論事後數年欲考據前劄更上章而失其莖有言於相國者曰金某乃當時注書而其善記誦無比或能記其大略矣相國曰吾亦聞其聰明然世豈有其人哉試可從而問之因邀公言其由公辭曰積簿中暫閱已有年安能記之相國屢言曰無乃為勞幸書示我因手粘八紙取筆硯付之公以長者

之懇不可終辭乃書之相國取視之無奇嘆意後累日又招而語之曰鄉公之書劄也意謂數年前一過眼之文安能如許詳記竊怪於心窮搜院中得而較之則無一字誤雖古之張巡何以過之已巳歲金人齊虜人麥數千斤來欲買青布而青布非土產乃買諸蝦島給之故頗不當麥價後五年癸酉金人又至請以來布充未準之數而不言其數以其事在久遠故當時幹事之人及備局諸宰未有能記得者多與則恐見侮少與則恐逢怒朝廷甚憂之上以公為其時方伯今本道監司問 啓時公初自徙中歸田里



適避癘窮峽無文籍可考而輒歷陳各營列邑分募  
及所賞青布多寡之數又言本道馳 啓在某月某  
日備局 啓下在某月某日當日文書在備局取考  
之則其詳可得也備局搜檢較之果不差毫忽 上  
乃歎曰真希世聰明也如事文類聚資治通鑑簡帙  
衆多之書少時僅一再看而至老不忘 國朝弘文  
錄記自集賢殿其麗甚多而看過一遍以次列書無  
一遺者東國登科錄始於麗末可以累千計而並記  
諸心雖沉湮未著之人皆知爲某年科目也貞敬夫  
入慶州李氏錦山郡守 贈左承旨諱大遂之女

贈左承旨愷胤之孫甲子名賢禮曹正卽龜之玄孫  
高麗文忠公益齋先生齊賢之後平丘察訪 贈左  
承旨恭原尹信之外孫與公同年四月十四日生年  
十七歸于公溫惠淑慎得婦道甚遇妾媵御婢僕一  
出於恩愛臨記事必經躬執務極精潔待親黨內外  
無間凡有得必分饋親戚咸得其懽心後公十年癸  
巳正月十六日卒于漢城之寓舍得壽七十三以三  
月十八日合祔于公兆長男毅郡守次女適司諫李  
道長次男徽文科司諫次女適郡守金弘錫次女適  
說書閔點側室子二人曰變早夭次曰壽毅娶直長



尹誠得女無子女以微第一子秋萬為後李道長四  
男四女男元禎文科元祿生員壯元元禮元祉女三  
適叅奉張鉢幼學權斗望郭鐫一未行微娶正言許  
實女生二男一女長即秋萬餘幼金弘錫生四男四  
女男濟澳女適幼學朴守儉生員安縑餘幼閔點生  
四男二女男安道宗道弘道進士周道女皆幼密生  
四女張鉢生四男二女男長曰萬紀李元禎娶左副  
承旨李彥英女生三男二女權斗望生二男二女元  
祿娶李命龜女生一女元禮娶察訪朴悞女秋萬娶  
府使洪灑女生二男金濟娶察訪李悖女生一男澳  
女生一男并幼

娶洪處义女閔安道娶都事宋仁植女生一女宗道  
娶大司憲李昌号女生一女弘道娶弘文校理吳廷垣  
女生一男并幼

先考 贈嘉善大夫吏曹叅判兼同知 經筵  
義禁府春秋館成均館事弘文館提學藝文館  
提學五衛都摠府副摠管行通訓大夫弘文館  
副應教知製 教兼 經筵侍講官春秋館編  
修官洛村府君家狀

府君諱道長字泰始姓李氏號洛村其先廣州人始  
祖道村先生諱集以文學志節鳴于薦季與牧圃陶



三隱相友善擢第判典校寺事 贈議政府左贊成  
子諱之直仕 本朝爲刑曹右叅議兼寶文閣直提  
學有清名直節 贈議政府領議政子諱禮孫禮曹  
叅判子諱克堅通禮院左通禮 贈吏曹叅議子諱  
摯承仕即娶于星未及歸而歿子孫仍家焉子諱德  
符成均進士娶舍人信川康仲孫女於府君爲高祖  
曾祖諱遵慶娶真樂堂先生善山金就成女祖諱熙  
復 贈承政院左承旨娶別提清道金崇祖女考諱  
潤兩登文科歷敷卒貫卒官工曹叅議知製教  
贈吏曹叅判號石潭師事寒岡鄭先生績學砥行爲

世所推貞夫人仁川蔡氏成均生貞諱應麟之女在  
嚴齊肅菴家有法以萬曆癸卯五月十一日丙寅生  
府君於星州八莒縣上枝里第承旨公有弟曰光復  
訓鍊院僉正 贈戶曹叅議娶監察安東權應士女  
生諱榮兩軍資監主簿娶忠義衛東萊鄭恕女早歿  
無嗣以府君爲後府君生而秀異資稟穎悟甫踰歲  
已能解字稍長受學記性絕類三日而誦庸學大全  
鄭先生之講道泗上也以童外挾筴往拜之先生愛  
其聰膏大加稱嘆常使朝夕于側癸亥遭鄭氏憂寢  
苫處溫柴毀骨立幾殊而僅蘓未幾從叅判公移家



于梅院 仁祖庚午登文科選補承文院權知癸酉  
由副正字拜沙斤察訪撫摩疲卒捐供立馬驛弊以  
蕪蕪正字著作博士及歸驛卒為立清德碑以思之  
甲戌三月薦授承政院注書病不赴轉輾沉痾至閏  
八月證益篤殆不保朝夕而參判公捐館舍奄奄危  
綴之中履禮愈嚴哀駭踰節親戚感其孝無敢以慎  
疾為言者丙子終制由博士復拜注書十二月虜警  
卒至廟謨蒼黃定以江都為行宮 車駕臨發而  
略不以捍禦為意府君與同僚就問首相金瑬曰事  
急矣不分兵遮截乎相國厲聲曰 國事至此年少

新進遽欲指揮大臣耶何兵可以分何地可以遮截  
也府君曰虜勢迅疾如風雨昨聞犯境今日已報過  
開京料虜兵已與此報俱至矣今不遮截而輕動  
至尊猝遇於道則何以應之訓局之卒不必盡使夾  
輦姑令四五哨徃進而奉 駕出城無乃可乎相國  
大悟乃除火砲兵四百令金淵等四人領赴西郊遇  
虜於京西城外磚石峴虜見淵兵要於嶺疑我有備  
相持不進 駕至崇禮門始聞之即金淵傳語也蒼  
黃改路入守南漢說者謂淵不出逆使虜直搗則當  
日事有不可言者而得免者府君一言之力云翌日



夜半 上用柄臣策密與數三大臣步出南門移向江都冰滑不能移步還入山城諸大臣復請脫身獨幸於是羣下或疑 上已出駭遑奔走填咽 闕外府君進 啓曰賊到城下兵未分堞事機正在呼吸之間而大臣等以其家屬在江都故不量事勢力請移 蹕脫有中路罔極之變事無可爲者請招驍察以下諸將明飭警戒斷自 聖衷堅定守城之計以安羣情 上擊地曰善哉言乎即起立出御廳事使承旨李景曾招金瑩以下諸大將具甲冑以次伏庭聽 教條使不復異議然後人心始定後聞之則乃

賊兵在道之日也 上博訪群策並許卒伍以上請對論事謀議盈庭辭說紛多而府君晨夕昵侍呵凍作字筆翰如流該暢纖悉 仁祖常爲之注目舉朝咸歎其瞻敏至今稱記注才者皆以爲莫能及凡所料畫亦動合機宜故諸宰多與議決目之以國器清人咎我敗盟脅求斥和臣尹文舉以洪翼漢等八人訴於體相乞自免相國令府君列書其姓名府君曰文舉廣接他人求免已死則自書之可也此豈史官所宜書乎相國責以慢無禮迫之不已府君竟不從退謂副提學李景奭曰胡人所索不過一二我之所



送何至八人之多也曰相國之意恐其少則必殺也  
府君曰曾謂此賊以八人爲多而惜不殺乎今日八  
路生靈死鋒鏑者奚止八人哉李公甚然之爲言於  
相國以洪翼漢尹集吳達濟三人應之趙贊洪瑒李  
時楷申炯俞梈賴以得免丁丑二月隨 駕還都陳  
疏歸覲尋適博士未赴而罷冬拜藝文館檢閱旋陞  
待教戊寅正月休告辭陞 特賜御藥二月陞奉教  
旅邸疾作證殊劇 上特命遣御醫看病 宣賜藥  
物下僚之膺是 恩者世未嘗有也五月陞成均館  
典籍遷兵曹佐卽七月拜司憲府持平乞暇省親尋

由弘文館副修撰移拜持平時掌令柳碩等論金尚  
憲見危棄 君之罪請安置極邊臺 啓尋停而朝  
論大率府君以爲罪不可全貸律不須過重與同僚  
議 啓付處 上置之冬適典籍由司諫院正言弘  
文館副校理拜吏曹佐卽南尚書以恭時爲冢宰延  
接士類要與同事府君僅再詣政席病其注擬有形  
跡卽引疾而出不復預政士論躋之情人初有徵兵  
之舉 朝議遑遑莫知所以應有一嶺南人言於時  
相曰彼旣徵之則我之送兵出於不獲已無甚害義  
也至引麗朝事證之時相然其言意嶺之輿論大率



類此府君愕然曰此何等事變而彼所云乃爾耶廟  
堂方且痛切之不暇則嶺南人情亦可見矣于後冢  
宰聞其名將大用為府君所沮已卯正月呈告下鄉  
以過限逆選知製 教拜副修撰夏傷直 禁中粹  
患痰塞氣絕移時 上即下曠藥 命內局治療是  
夜遣內醫看病者并遣掖庭人撫問者三翌朝傳  
于政院又問病勢輕重申 命加資藥餌以差為度  
前後 異數迥出故常一時稱為盛事以試射不進  
當罷免 上特賞之上疏乞養拜陝川縣監六月赴  
任字惠小民威制巨室豪右屏息不出氣律已簡潔

聽斷嚴明遠近訟者咸願就質方伯見報牒每嘆曰  
真刺煩手也每朔望會諸生課講定給學校僕隸以  
為養士需嘗於大夫人初度設壽席猝有宣傳之行  
為整齊舟師助攻 天朝也即撤席泣白大夫人曰  
時事同極宦情永斷此後子雖有疾願勿以為憂居  
數日以吏曹正郎徵到尚州患風痺右邊不仁昇還  
于家庚辰冬除校理不赴辛巳二月除司諫院獻納  
到咸昌王病就醫于龍宮上疏論時務闕失略曰古  
之帝王不以時之不利而沮其修己之功古之人臣  
不以勢之無及而怠其引 君之誠上下各隨其分之



所當爲而爲之若夫興亡則天也吾於天何哉今日之所當爲者其大綱不過曰建皇極立大志而已噫私意未祛而公道不行文具未革而費用日耗忠諫未容而言路壅蔽乾綱未奮而朝政解弛連年饑饉之酷實前古所無之災也雖一祛積弊百度維新猶恐不得以自存况弊化侈風日滋月盛乎願從事克己之功恢張公道留心節用之實痛革文具優容臺諫開進言之路自強不息體天行之健 上優批嘉納之四月除吏曹正郎秋連除校理副應教冬又除副應教司諫院司諫皆不赴壬午春移寓州之城

西甲申夏疾復劇十月還梅院以十一月十八日壬寅酉時終于正寢春秋僅四十二計 聞命別致賻儀明年正月六日庚寅葬于星之茶山乾坐之原府君天姿樂易氣宇爽塏神采矍然眉目如畫旁通時務博涉經史應事之疑處禮之變片言剖析若不加意者而事必當理禮有考據雖其才敏有過人者而家訓師教之力亦不可誣也聞人之善若己有之見人之惡疾之如讎以此大人先生皆慕與之交而不肖者多怨憚焉慕親之誠終身無間叅判公沒後見人之具慶設宴者輒淚下如雨悲動傍人奉母夫人



邑養備至凡州郡餽遺悉以歸之不敢私庶身貧無  
以爲生分臧獲以與之家計貧約而於祭祀務致豐  
潔備盡誠禮非有疾病則必躬自將事凡所著述一  
揮而就少遊禮園無與爭其名吏事章奏之文尤其  
所長也自策名最承 殊眷而痼疾連仍無意仕宦  
計前後在 朝之日未滿一年 召命累降宗族勸  
之起答曰 誤恩偏重報答無路惟殫竭心膂死於  
職下爲微忱自效之地而其如病甌而力不逮何常  
聚子姪教之曰一體而分爲兄弟兄弟而分爲從兄  
分其形雖殊血氣則一也汝曹若不愛羣從是不愛

其身也其身之不自愛而能享福祿吾所未見也歿  
之二十有一年甲辰不肖孤元禎位躋二品推 恩  
所生 贈府君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兼同知 經筵  
義禁府春秋館成均館事弘文館提學藝文館提學  
五衛都摠府副摠管主簿府君承政院左承旨府君  
聘安東金氏兵曹判書諱時讓之女比安縣監 贈  
左贊成諱仁甲之孫錦山郡守慶州李大遂之外孫  
有四男四女男元禎文科兵曹參判元祿文科義州  
府尹次元禮元祉參奉察訪張錄進士權斗望士人  
郭鐫朴明徵其壻也元禎娶承旨李彥英女生三男



四女男聯命弘文館副校理漢命藝文館奉教龜命  
進士女適柳命河進士崔恒齊文科姜相周一幼元  
祿前娶李命龜女生一女適鄭賜僑後娶安樞女生  
三男二女男景命基命申命皆幼元禮娶縣監朴悞  
女生一女適趙宇衡元祉娶佐郎鄭道應女生一男  
顯命生負壯元張鍊六男四女男萬紀進士次萬重  
萬最萬用萬益武科次萬成女適進士安重鉉士人  
洪相文餘幼權斗望三男三女男碩亨德亨繼亨生  
負女適士人朴文老典藉金聖佐餘幼朴明徵一女  
適李端標聘命娶佐郎李碩授女生二子漢命娶平

雲君休女生二男一女柳命河生三女崔恒齊三男  
張萬紀娶郡守黃德柔女生三男張萬重娶權斗章  
女生二女張萬最娶魚敬身女張萬用娶持平柳千  
之女生一女安重鉉三男洪相文一男一女金聖佐  
一男一女皆幼

先妣貞夫人金氏行狀

先妣金氏新羅宗姓敬順王十四世孫諱方慶事高  
麗有大勲勞封上洛郡開國公謚忠烈食采于安東  
仍爲鄉貫歷重大匡上洛君文英公諱恂左政丞上  
洛府院君諱永晔重大匡上洛伯諱績左副代言無

天

歸巖先生文集卷之八

三十一



寶文閣直提學諱益達通政大夫左司諫諱顧司憲  
府監察諱子孟廉典農寺主簿諱哲鈞至掌諫院司  
議諱壽亨安左議政吉昌府院君權學女生諱彥默  
贈吏曹叅判於夫人爲高祖娶寧海府使義城金  
益謙女曾祖諱勳進士 贈議政府領議政娶司憲府  
持平章州奇迴女祖諱仁甲比安縣監 贈議政府  
左贊成娶漢城府庶尹南陽洪以坤女考諱時讓崇  
祿大夫行兵曹判書兼判義禁府事知 經筵春秋  
館事 世子左副賓客佐 仁祖有方召之望妣慶  
州李氏益齋先生之後錦山郡守 贈左承旨諱大

遂之女以萬曆壬寅七月三日生夫人於錦山郡衙  
歲己未歸于先君甲申稱未亡人甲辰以子元禎推  
恩贈先君吏曹叅判夫人據 國典封貞夫人乙  
卯二月四日酉時以疾終于京城之於義洞慈仁孝  
恭出於天性事父母舅姑處娣姒族黨咸推至誠先  
君早顯于 朝夫人謙已自下之德自少至老如一  
日染盛之供務盡豐潔見女僕輩治膳稍慢輒斥去  
改具日報本追遠惟在此此而不敬非誠也家計甚  
約礪石屢空而見人貧乏不計贏餘有無必周之人  
或稱乞者非家所蓄則貸諸人以應之不肖等竊祿

歸後先生文集卷之八 三十一



以來衣食稍裕於舊分旨饌群衣裳遍與諸族饑寒者餽遺絡繹於道 顯廟癸丑以元禎廟宰列而夫八年踰七秩 命賜衣材米饌及沒也今 殿下特諭三道方伯護喪還鄉皆 異數也四月初六日卯時祔葬先君墓下凡舉四男四女內外孫曾造膝下者七十餘人中年以後連有蓮桂榮以官祿養者垂二十年人謂夫人積德之應如符左契云

歸巖先生文集卷之八



